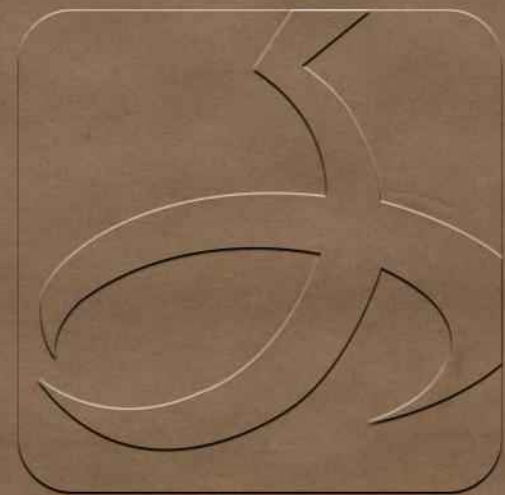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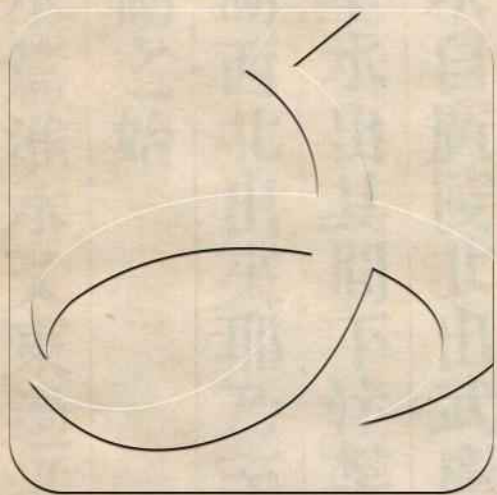




22.7695
7203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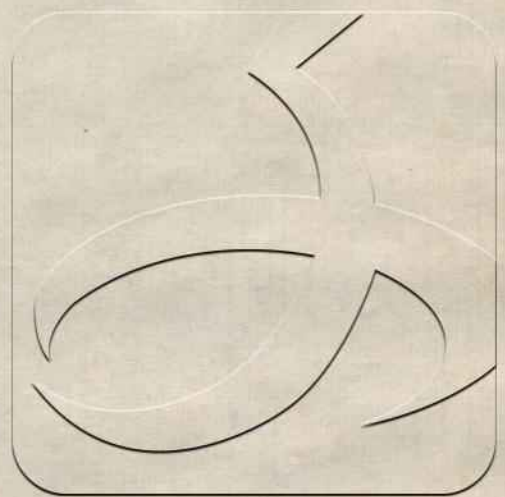


揚州水道記卷三

高郵運河

水經注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
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良湖舊道東北出至
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此邗溝運道
由高郵樊良湖之始

按水經淮水篇淮水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
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注云淮水右岸即淮陰也城
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向九江將東奔袁譚路出



斯浦因以為名焉又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
 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為侯國王莽之嘉信也昔韓信
 去下鄉而釣于此處也城東有兩冢西者即漂母冢
 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
 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即信母冢也縣
 有中瀆水首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應
 劭地理風俗記曰縣為一都之會故曰江都也縣有
 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
 五岳同舊江水道也各本脫江字今据戴本訂正下同昔吳將伐齊
 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

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

渠水也各本作築水誤西北至末口入淮各本西誤作而又脫入字自永

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引江入埭六十里

自廣陵城楚漢之間為東陽郡高祖六年為荊國十

一年為吳城即吳王濞所築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

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廣陵王莽改郡曰江平縣曰定

安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

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

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

耶乃至山陽矣至永和申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

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徑渡渡十二里

各本作度又方脫下渡字

達北口直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

南口

各本南下衍北字

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

者不復由湖

各本復作敢

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

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登穿溝

戴本作陳敏誤

更鑿馬瀨百里

渡湖者也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

陽縣之故城也應劭曰在射水之陽漢高祖六年封

楚左令尹項纏為侯國也王莽更之曰監淮亭世祖

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為山陽公治此十七年為王國

城本北中郎將庾希所鎮中瀆水又東謂之山陽浦

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以上水經及酈注原文

如此中多誤字義復踳駁後人既不詳水經之時代

又不審酈注之訛脫或引前略後或襲謬踵訛今先

引原文于上而分段釋之從其可信者辨其不可信

者庶古水道不至終晦耳其云淮水右岸即淮陰也

至東一陵即信母冢也一段此因釋經淮陰縣遂敘

袁術韓信兩事皆淮陰故實也云縣有中瀆水者縣

指淮陰縣云首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縣者中瀆水

雖出廣陵郡而北注淮陰故謂淮陰縣有中瀆水首

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也云縣城臨江至舊江水道

也此謂漢之江都縣縣城臨江

漢江都城去唐時江都縣四十六里說已

見江都

吳于邗城掘深溝引江達淮至晉永和中江

都水斷于歐陽引江入埭則非舊道矣故於此云舊

江水道也云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

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

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

此一段釋經中瀆水即地理志所謂渠水為吳夫差

所溝通者先是江水不能達淮夫差于廣陵城東南

築邗城城下掘溝

漢廣陵城在唐江都縣北四里在今雷塘之北說見江都運河

江東北通射陽湖即地理志所謂渠水也知中瀆即

渠水者地理志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

陽入湖中瀆水亦首受江于廣陵之江都縣東北通

射陽湖故知中瀆水即渠水也但地理志云渠水至

射陽入湖水經注云中瀆水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

口入淮杜預亦謂邗溝水至末口入淮其左傳注云

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

通糧道也

末口即北神堰在胡氏渭禹貢錐指遂謂今山陽縣北五里

班固言渠水入湖而不言入淮頗有分別撰水經者

乃云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

酈道元遂以為此水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牢不

可破矣竊疑高郵寶應地勢最卑若釜底然

胡氏引潘季馴

兩河議曰高家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以是為高寶地勢最卑之證不知漢

唐以前南高北下胡氏據明邗溝首受江水東北流季地勢證漢以前水道誤矣

至射陽湖而止杜預云自射陽西北至末口入淮此

不過言江達淮之糧道耳路可通淮而水不入淮也

水經殆不如地志之確胡氏泥于漢志言渠水入湖

而不入淮遂謂邗溝水至射陽湖而止創為路可通

淮水不入淮之說不知左傳明言溝通江淮既言溝

通則江淮之水通矣安得謂邗溝之水不入淮乎水

既入淮漢志僅言至射陽入湖而不言入淮者如沭

水入泗泗水入淮地理志僅言術水至下邳入泗

術即

沭見顏師古注不言入淮不得云泗不入淮也辰水入沅沅

水入湘地理志僅言辰水入沅不言沅水入湘不得

謂沅不入湘也而又何嫌于渠水不言入淮耶云自

永和申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引江入埭六十

里至廣陵城者江都水未斷之先縣城臨江迨江

水斷去江絕遠故改道由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乃

至廣陵城永和者晉穆帝年號也漢順帝亦號永和

必知此為晉永和者宋竟陵王誕舉兵于廣陵沈慶

之討之慶之至歐陽誕遣客說慶之梁侯景之亂南

郡王正表於歐陽立柵欲襲廣陵陳太建五年北伐
 徐敬成自歐陽引埭上泝江由廣陵自樊良湖下淮
 三事與晉永和近前此至廣陵無由歐陽者故知酈
 注所言為晉永和也云楚漢之間為東陽郡至縣曰
 定安一段此因言廣陵城遂敘廣陵沿革也云城東
 水上有梁謂之洛橋者水即中瀆水洛橋在廣陵東
 門外說見江都運河謂中瀆水既從邗城引入遂從廣陵城
 東門洛橋下出也云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
 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良
 湖者此仍言吳邗溝之舊道也揚州府志甘泉淥洋

湖在今府城東北六十五里西南接艾陵湖東北半

屬高郵州界淥洋即陸陽唐張薦答權載之書云寶應中相國丈破羯營道寓居陸陽謂權

載之寓居陸陽湖也府志又云高郵州淥陽湖在州南三十里

公田邗通小涇溝西南屬甘泉縣界武安湖在州西

南三十里武安邨即武廣湖樊良溪在州北二十里自天

長縣石梁河流入州界古樊良湖也樊良一作繁梁

陳書太建中徐敬成自繁梁湖下淮北伐一作樊梁

太平寰宇記云樊梁溪在高郵縣北二十里宋時高郵為縣

又案元和郡縣志合瀆渠在江都縣東二里此据唐江都縣

言合瀆即中瀆寰宇記謂縣東二百里誤衍百字太平寰宇記云廣陵縣有

邵伯埭有斗門在縣東北四十里臨合瀆渠蓋中瀆水由廣陵城北出至邵伯皆是渠水不由湖邵伯以北有武廣陸陽二湖中瀆水出二湖之間亦是由渠不由湖也邵伯以北長十八里之月河明萬曆二十六年始開未開之前由湖不由渠與邗溝舊道至樊良則下注湖矣酈注于中瀆水自廣陵北出之後詳言邵伯以北不言邵伯以南以邵伯以南皆由渠不由湖故略之也云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者此謂中瀆水既注樊良湖之後乃分二道舊道由博支至射陽是為東道改道由津湖至白馬是為西道二道雖殊而皆先

由樊良湖故于注樊良湖後始言舊道見舊道由樊良出博芝始與建安後由樊良出白馬湖異其必由樊梁湖則同云東北出博芝射陽二湖者謂舊道從樊良湖東北至博芝後又至射陽也云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者則中瀆水入淮之道也上文言吳掘邗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第言其略此則詳言所經之道酈注及杜預左傳注皆言東北至射陽地理志言北至射陽入湖志言其略耳亦不得据班志所云遂謂北至射陽為吳故道東北至射陽非吳故道也胡氏溝通江淮圖以邗水入樊良湖又由樊良湖入博

芝湖是矣焦氏循以胡說爲非其廣陵考云水經注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此一段謂永和所改之邗溝道也注又云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邗乃至山陽矣此所云舊道卽永和前吳所溝通之故道漢志云江都縣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蓋博支與射陽南北相連中瀆水自廣陵東南直北入博芝射陽二湖不注樊梁也博支射陽在東樊梁在西旣至樊良不得又繞於

博芝胡氏作圖以邗水入樊湖又由樊湖入博芝湖竟合吳之舊道與永和改道爲一于酈氏之文未細審按胡氏未誤而焦氏于酈氏之文有未審也酈注言永和中歐陽引江之後有楚漢沿革一段下乃復述中瀆水下注樊良事焦氏引酈注刪去中一段遂謂下注樊良一段蒙上永和此則焦氏之疎也酈注上述江水改道中述廣陵沿革下始詳敘中瀆舊道由武廣陸陽之間下注樊良不蒙上永和也其舊道二字不屬之上文而必屬于注樊梁之下前已釋訖焦氏見酈注上文言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

陸陽湖西二湖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良湖下
云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途以下注樊良湖
爲永和改道誤矣且焦氏之意謂博支射陽在東樊
良在西既至樊良不得更繞博支不知未設隄岸之
先東西本可通行既至樊良又繞博支者正與蔣濟
三州論淮湖紆遠之言合況博支湖在今寶應東南
九十里射陽湖在今寶應東六十里去廣陵邗水甚
遠焦氏謂舊道不由樊良湖自廣陵直北入博芝射
陽則越去高郵一邑中瀆水自廣陵北出之後果由
何道至博支耶焦氏豈得謂寶應博支湖竟遠接邵

伯以北之合瀆渠也酈氏以舊道至博芝必先由樊
良故詳言中瀆水出武廣陸陽二湖之間下注樊良
湖始得東北出博芝射陽也且博芝射陽本不相連
府志博支湖西北通廣洋湖北接馬長汀亦不能徑
入射陽湖焦氏謂博芝與射陽南北相連亦非也蓋
由樊良至博芝由博芝至射陽皆不能直達中間必
有小支渠相通酈注言其大綱其所經之地不能一
一縷析者勢也是在讀者細審之耳酈注釋吳溝通
舊道自廣陵北出注樊良入博支射陽出末口入淮
皆不誤以下敘改道則有訛脫矣云至永和中患湖

道多風陳敏因穿樊良湖北口下注津湖徑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此一段皆敘改道事按晉書陳敏本傳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為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後以討石冰功為廣陵相則陳敏在廣陵或可

穿樊良湖下注津湖然敏於懷帝永嘉元年伏誅不得至永和也晉書惠帝紀太安二年義陽蠻張昌舉兵反陷江南諸郡昌別帥石冰寇揚州刺史陳徽與戰大敗諸郡盡沒臨淮人封雲舉兵應之十月揚州秀才周玘前南平內史王矩前吳興內史顧祕起義兵以討石冰冰自臨淮趣壽陽征東將軍劉準遣廣陵度支陳敏擊冰敏本傳時敏統大軍在壽春永興元年三月陳敏

陳敏反自號楚公矯被中詔從沔漢奉迎天子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遣弟恢南略江州刺

史應遜奔弋陽懷帝紀永嘉元年平東將軍周馥斬
送陳敏首綜核陳敏生平惠帝太安二年爲廣陵度
支次年永興改元敏以破石冰功爲廣陵相旋以父
喪去職二年帝幸長安東海王越承制起敏爲右將
軍俱見本傳是年十二月敏據歷陽反懷帝永嘉元年伏
誅永嘉元年下距穆帝永和凡三十九年時敏誅已
久則永和申不得有陳敏穿樊良湖事又案酈注云
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二十
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興寧爲晉哀帝
年號此謂津湖多風興寧中又自津湖之南口沿津

湖之東岸二十里別穿爲渠入津湖之北口其所以
傍湖穿渠者以津湖多風故也此處文義明白惟酈
注於穿樊梁注津湖事上下文多踳駁上云至永和
中患湖道多風按尋文義似當有傍湖穿渠事乃下
接陳敏因穿樊良湖北口下注津湖則仍是由湖與
上患湖道多風句不相應云下注津湖徑度十二里
方達北口此謂達津湖之北口謂由樊良湖之北口
穿渠入津湖之南口徑度十二里方達津湖之北口
也云直至夾耶似由津湖之北口卽直至夾耶矣夾
耶雖未詳所在然按酈注敘邗溝舊道謂東北出至

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則夾耶必在射陽湖西
 北津湖即界首湖在寶應縣南六十里度津湖十二
 里何能直至夾耶也此條文義其誤有三永和無
 陳敏一誤也上云患湖多風下述陳敏穿樊良注津
 湖仍是由湖二誤也既至津湖必由白馬湖射陽湖
 而後可達夾耶詳見下文津湖不能直達三誤也云故蔣
 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登穿
 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故者承上之辭今引蔣濟論
 于陳敏穿樊良及興寧穿渠二事下與陳登鑿馬瀨
 事毫不相涉以意測之酈氏敘邗溝舊道畢即宜敘

建安中東道不通陳登改道鑿馬瀨及穿樊良湖事
 方與下引三州論相應後人既以三州論中陳登穿
 溝誤為陳敏遂以穿樊良湖亦為陳敏事因上文江
 水改道又有永和年號因改建安為永和又見下文
 津湖多風句妄意穿樊良湖下注津湖亦是患湖道
 多風一誤再誤酈注遂不可讀今按三州論所謂淮
 湖紆遠者謂舊道由樊良至博芝復由博芝至射陽
 水道紆遠也云水陸異路者水路遠陸路近故云異
 路水陸之所以異路者以淮湖紆遠故也云山陽不
 通者山陽即高寶之山陽河此指射陽湖以南之水

路不通是時由樊良至博芝由博芝至射陽中間支渠不通又以舊道紆遠故必須改道也云陳登穿溝者此穿溝即指穿樊良湖下注津湖也云更鑿馬瀨者津湖以南既穿樊良以通之津湖以北更鑿馬瀨以通之津湖與白馬亦本不相連故須鑿之使通言百里渡湖者白馬湖在寶應縣北十五里津湖在寶應縣南六十里樊良湖在高郵州北二十里高郵界首去寶應六里十里由寶應白馬湖至高郵樊良湖百十五里言百里渡湖者舉大數也蔣濟於津湖以南言穿溝於津湖以北言鑿瀨津湖以南引樊良湖之水津湖以北

引白馬湖之水只此數句而建安改道之事已舉無遺矣夫白馬未鑿之先中瀆水由東道出博支至射陽陳登既鑿之後乃改由西道出津湖至白馬水經為三國時人所作經言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則已在陳登鑿白馬之後酈注言登鑿馬瀨正釋經中出白馬湖之所自來也注與經正相應水經所云中瀆水出白馬湖是建安改道與班固地理志所云出博之射陽者不同二道不能名為一也但陳登改道之後中瀆水自廣陵城北出武廣陸陽二湖之間下注樊良湖由樊良湖北口下

注津湖出湖北口穿渠入白馬湖又東北貫射陽湖始出夾耶而入淮也必知既鑿白馬之後又東貫射陽者謝靈運西征賦云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憩船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津潭即津湖白馬即白馬湖靈運由江適淮既至白馬又貫射陽是既至白馬之後又必貫射陽而後達淮也由白馬而貫射陽陳登鑿白馬之後南宋時由淮至揚州者道已然非由靈運時始然也猶如此楊萬里有頌風過射陽湖詩云都梁三日雪沒屋盱眙縣有都梁山小船行水如行陸山陽一朝帆遇風大船行水如行空昨來牽夫凍得泣買蘆燎火蘆白

濕朝來牽夫皆上船收纜脫巾篷底眠樓船忽然生兩翼橫飛直過陽侯國千邨一抹片子時四岸人家眼中失似聞咫尺是揚州更數寶應兼高郵青天萬里當竟渡不堪回首都梁路是南宋時由淮至寶應者猶過射陽湖也或又謂陳登之鑿馬瀨第注津湖而止其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者非陳登事乃陳敏所鑿陳敏雖不得至永和然永和年號或為太安及永興之誤子何以必知穿樊良注津湖為陳登事乎曰揆諸情勢攷諸史傳陳登穿溝必不至津湖而止三州論曰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

湖陳登以東道不通改由西道若鑿馬瀨通津湖而

止津湖去樊良湖四十里則是西道仍不得通陳登

又何必為是無益之舉乎此揆諸情勢可知者也又

案魏志張遼傳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

陵臨江通鑑記此事于黃初三年太平寰宇記海陵縣東至通州三百里西至揚州廣陵界二十

里南至大江七十五里北至楚州界四百里東南至如皋赤岸鄉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高郵故縣城邨

界一百里東北至鹽城縣丁溪界二百里既云乘舟至海陵必由津湖以

南過高郵由今裏河至海陵矣通鑑黃初五年帝欲

大興軍伐吳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頴浮淮如

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

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縣相接數百里一

夕而成又大浮舟艦于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

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

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上云為水軍親御龍舟浮淮至

壽春及至廣陵之後亦云帝御龍舟則是由淮至廣

陵皆御龍舟也若津湖以南不通魏之水軍龍舟何

由至乎魏志滿寵傳大軍南征到精湖精湖即津湖說見前寵

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敕諸將曰今夕風甚

猛賊必來燒軍宜為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伏

十部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魏志敘此事于黃初三年前按文帝紀建安廿五年

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庚午遂南云到精湖與賊隔

征寵傳云大軍南征當在是年水相對津湖徑度十二里是魏兵在津湖以北吳兵陳津湖

以南夜半吳襲寵軍必渡湖矣若南道不通吳船何

以得至津湖耶通鑑又云黃初六年帝以舟師復征

吳羣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

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

往年龍舟飄蕩南岸事見上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

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

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怒左遷

勛為治書執法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

蔣濟表言水道難通蔣濟傳表言水道難通作三州論以諷帝此年帝以舟師至廣

陵而濟云水道難通者謂邦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溝經冬易濶故云非通也

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

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

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

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于逕路夜要帝帝大驚

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于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

議者欲就畱兵屯田蔣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

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

湖水消盡畱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本傳作船本

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

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七年春

正月壬子帝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

謂分半燒船于山陽湖中蔣濟傳作山陽池卿于後致之略

與吾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

思論之詳味通鑑原文上云帝以舟師征吳冬十月

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時天寒冰舟不

得入江是帝以舟師至廣陵也云戰船數千皆滯不

得行謂流于廣陵也云議者欲就留兵屯田蔣濟言

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津湖者

謂帝車駕即發還到寶應精湖也云水稍盡留船付

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者津湖以南渠水稍盡帝車

駕先發而盡留船付濟故船連延在數百里中也云

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

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此如後世開挑

引河之法凡挑引河必先穿地鑿四五道而後引水

注之便得通利所謂川字溝是也云吾前決謂分半

燒船于山陽湖中者謂前車駕將發留船付濟之時

與濟計議若船不能盡致或有一半仍滯不得行即

須燒之不必留船資敵也山陽池統謂津湖以南帝

到精湖水始稍盡謂津湖以南之渠水稍盡不謂湖水盡也若湖水亦盡濟又何能遏斷湖水以通船耶足知水稍盡者謂渠水盡也然則渠水未盡之時津湖以南固通舟楫矣若樊良湖下注津湖之渠非陳登所穿文帝征吳亦何能以舟師直至廣陵臨江觀兵耶又按吳志孫亮傳太平元年吳太平元年為魏甘露元年上距黃初六年凡三十一年孫峻用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孫峻傳同云自江都入淮泗則由江達淮之路固通尤為切證此皆按諸史傳可稽者也酈注又云自

廣陵出山陽白馬湖

白馬湖在今寶應縣北十五里寶應劉寶楠云晉時白馬湖或

屬山陽故水經注云山陽白馬湖自隋以後湖屬寶應故隋志安宜有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之故城也射陽故城詳寶應運河應劭曰在射水之

陽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項纏為侯國也王莽更之曰監淮亭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為山陽公治此十七年為王國城本北中郎將庾希所鎮中瀆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此一段敘中瀆水出山陽口入淮因敘山陽在漢為王國按山陽郡縣晉義熙始立荆之所封在今之兗州閻氏若璩錢氏大昕等皆以酈注為誤是也總核水經此

條敘建安後中瀆改道由白馬湖本與班固地理志不同胡氏渭以水經爲誤謂水經不如地志之確故其溝通江淮圖誤合地志水經而一之不知水經所云中瀆出白馬湖專論建安改道事酈注先敘邗溝故道後敘陳登改道至敘興寧穿渠事但傍津湖穿渠仍是由西道也焦氏循以出武安滌洋二湖之間下注樊良湖爲永和改道於酈注原文未經細審又胡氏焦氏引水經注皆不述三州論陳登穿溝事遺却建安一大沿革尤爲疎略歸震川文集壬戌紀行云古廣陵古當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相直

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良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至山陽永和中陳敏因湖道多風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二十里以避湖風此亦約舉水經注之文惟以興寧所穿之渠爲永和中陳敏所穿則又誤矣顧氏炎武郡國利病書引水經云淮陰縣有中瀆水謂之邗江亦曰韓渙溝自江東北通射陽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一曰北口晉永和中自廣陵北出武廣湖之東陸陽湖之西相距五里下注樊良湖東北出博支射陽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是時陳敏患湖多風乃穿樊

良下注津湖徑度十二里達北口直至夾耶興寧中
 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緣東岸二十里穿
 湖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顧氏以注樊良湖為
 晉永和事其失與焦氏同又刪去舊道二字以出博
 支射陽亦蒙永和之文尤為繆誤蓋自建安誤為永
 和陳登誤為陳敏後人遂以訛傳訛而水經之義益
 晦矣幸酈注引蔣濟三州論有陳登穿溝數語而蔣
 濟傳又有作三州論事濟與陳登同時登於建安二
 年為廣陵太
守濟於黃初六年作三
 州論相距二十八年其言足信故據以為本復旁
 稽史傳以證酈注之訛辨諸家之失俾讀水經者有

所考焉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新唐書地理志廣陵郡高郵上有隄塘溉田數千頃元
 和中節度使李吉甫築此高郵築塘以溉田非築湖隄

也

按新唐書地理志第言高郵有隄塘為李吉甫所築
 不言何塘李吉甫傳為淮南節度使居三歲築富人
 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雖不言在高郵界然吉甫傳
 與地理志所言實是一事則富人固本二塘在高郵
 可知玉海引唐書李吉甫傳築富人固本二塘即引
 地理志揚州高郵有隄塘以為注則王應麟固以富

人固本二塘在高郵矣二塘久廢今不知其處然按

高郵州志高郵有白馬塘阻三阿溪三阿鎮在州西八十里茅

塘在州西南二十里裴公塘在州西南六十里盤塘

在州西三十里柘塘在州西五十里萬家塘在州城

西北通新開河下塘在州城西一百里諸塘皆在州

西蓋高郵之水皆受自天長以西諸山吉甫所築之

塘亦必在西可知塘曰富人曰固本皆取義于溉田

非築湖隄以濟運也又按吉甫本傳爲淮南節度使

居三歲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庠下不

能居水乃築隄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後

人見富人固本二塘在高郵平津堰之文承築塘之

下因謂平津堰亦在高郵又不知平津之名專以堰

水置在河中而以平津堰爲運河隄則誤甚矣吉甫

本傳平津堰雖承築塘下實另是一事新唐書食貨

志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

輒復湮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勾城湖

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庠水下走淮夏則

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

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

斛此志上文云河益庠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下

云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則是慮渠水之下走淮非慮湖水之溢也堰當置在水中宋史河渠志向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牐置堰治陂塘洩有餘防不足子諲宋人去唐未遠所云廢牐置堰當得其實蓋吉甫所置之堰亦非一處置堰之意恐渠水之走淮故攔河置之必非今之運河隄也萬曆庚辰高郵修東隄成李春芳作記曰東隄者高郵之東河塘也其河曰運鹽河而其西則爲官河隄亦曰運河隄卽唐刺史李古甫所築平津堰宋陳損之議築隄堰其云自

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謂今官河隄又自高郵至興化則東河塘實自平津始焉按李文定旣誤以運河隄爲平津堰又以東河塘實自平津始是又誤以吉甫所築之塘爲卽東河塘矣不知高郵諸塘受天長以西諸水皆在州西去東河塘絕遠不得謂吉甫所築之塘爲東河塘也利病書云唐憲宗元和三年節度使李吉甫于高郵築平津堰灌田千頃亦誤合築塘堰水爲一總由見李吉甫傳二事連敘致有斯誤食貨志則以築平津堰承河益庠水下走淮則平津堰專爲節水非以溉田也明矣自李文定誤以

運河隄為平津堰後來志書皆承其謬前于江都運河既辨平津堰非運隄茲又推諸書致誤之由而引食貨志以正之

輿地紀勝引元和郡縣志云高郵縣是秦之高郵亭太平寰宇記云高郵縣本漢舊縣秦之高郵亭因以立名三國時荒廢晉太康中復立隋大業中移于樊良鎮至永徽二年復舊所運河在縣郭下通邵伯堰此高郵之運河也

按元豐九志廣陵郡高郵縣有運河通鑑唐咸通九年楚州戍卒龐勛等叛還徐州道經淮南淮南將李湘言于節度使令狐綯曰高郵岸峽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而以勁兵圍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眾合為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勅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文獻通考云高郵軍地形皆低為沮洳蒲葦之澤城基特高狀如覆盂李湘所謂岸峽水深當指近城運河而言自唐永徽移復舊所而樊良之故城廢今猶名其地曰故縣邨今州治仍唐縣治也歷代雖有增築不離舊址高郵

州志云宋開寶四年知軍事高凝祐始築

嘉慶揚州志云開寶

四年所築之城仍舊址而築非別創也紹興初韓世忠命郡守董改營

繕之乾道間郡守陳敏重修淳熙乙巳郡守范嗣蠡

于南北開二水門通市河開禧三年增重濠州志又

云繞城有濠塹西臨運河玉海運河二十一堰高郵

有新河樊良二堰樊良堰必在樊良湖新河堰未詳其處宋人名新開湖為新開河新

河堰或即在太平寰宇記云運河在縣郭下通邵伯

新開湖歟堰蓋自中瀆水出武廣陸陽二湖之間下注樊良湖

宋人于樊良湖置堰恐運河之洩入湖也宋史高宗

紀紹興四年十月金人攻承州建炎二年升高郵軍為承州韓世

忠遣將成閔解元合兵擊于北門敗之繫年要錄初

金人至近郊元料其日必至城下乃伏百人于路又

伏百人于城東北州志東岳廟在州自引四

百人伏路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必輕易而進俟

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

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走則伏者出眾皆諾

又密使人伏樊良決河岸以邀其歸路即決樊良堰也紹興

三十一年劉錡檄淮東副總管張榮以所部人船盡

赴淮陰榮被檄即發泰州至楚州則大軍已退其所

統民兵皆驚潰榮收散亡僅千人至邵伯隸決運河

水入湖以自保焉此皆決運河水以入湖也

宋史李溥傳景德中任制置江淮等路竝發運使漕舟東下令載石輸高郵新開湖積為長隄此高郵新開湖東有長隄之始

按行水金鑑新開湖在高郵州長三十五里方輿紀要新開湖州西北三里其水東南俱通運河長闊各百五十里天長以東之水俱匯此湖而入于淮湖中突起一洲可百餘枚水雖盛漲終不能沒其洲去城十里州境自昔恃湖為險山堂考索云淮東川澤之國凡小洲大渚水勢環遶人所不到處皆水寨也自老鸛新開諸湖而言凡四十餘處而漕運之寨九一

寨一將主之南宋所為守淮者皆新開湖以為之險

耳按新開湖為高郵絕險要處李溥雖積石為隄然

時有衝決州治州志清水潭在二十里有清水潭州北二十里故

縣却新開湖隄旁上有五龍王廟宋寧宗嘉泰間郡守吳鑄

重建曹叔遠宋人五龍王廟記曰高郵古望縣皇朝重

兵宿京師倚東南六路賦入于是東淮轉漕之責最

天下高郵始為郡矣建炎中高郵升為漕州故云始為郡漕河自真揚

道江北趨楚盱眙入淮沿河而隄延袤六百餘里自

宗紹熙間陳損之建議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

淮陰縣三百六十里隄堰于是運河東岸始有長隄

揚州水道記 卷三 故言延袤六百餘里耳 高郵治當其中運輸淹速係 欲寡過齋校刊

隄修廢郡重事無先焉郡西界天長凡濠滁上流諸水至天長合聚演迤浸爲巨澤所謂三十六湖者往往皆繇郡左右入漕河清水潭在郡北二十里尤爲受水要害處雨潦時至湖流自西出蕩衝激奔隄不能支始縱水所嚙匯爲潭隄因潭爲偃月回曲盤礴流賴少緩然潭以東地勢益傾侈里俗號稱下河儻隄稍弱又不支則潭潰東注湍怒愈甚舟冒而過之或漂淪莫測也潭之左舊有五龍祠歲時牲祭惟謹當承平時舳舻相銜郡嚴視隄旣不容一日有潰決猶必乞靈于神以鎮之其畏重固如此中興以後漕

事重在江浙南北講解邊柝靜寧東淮糧餉征發之令久息惟北使歲一再至餘卽販商農畷所由慙郡

于隄因不復經意間遇潭衝齧始調民徒畚土舉薄

當作簿

隨塞隨敗或役未就遇使命期會急不可須卽

于潭口繩聯數舟設平板橫絕湍流權以濟事然常

必請于轉運常平二使繕其力乃辦而五龍祠亦浸

廢矣嘉泰三年直祕閣吳侯鑄守郡旣再期冬十月

大雨潭復決郡寮撫舊事論侯侯曰是奚可苟也隄

在境其修廢正吾職郡計雖僅足無羨贏敢不自力

而又重浼二部使乎乃定規要商工力先設三壩截

河流南北而後授役始潭之決其徑才十有七丈至是益廣偃月以殺勢其徑為丈三十圍三徑一環潭之隄加徑之大三倍隄址厚廣以丈計者六其顛眠址三殺一焉築功緻嚴屹崇而堅水波順靜檣柂奠轉歡誦藹如也又新開湖中有康澤侯廟州志云在州城西北十里新開湖中嘉靖壬寅重修工部邵南撰記云高郵西北隅距城十里有眇一公廟肇建于宋哲宗屹然于湖之中洲生而神異沒而靈顯歷乾道淳熙景定年間救災捍患耳目所睹聞載在紀傳累封康澤侯迨東南之漕自揚達淮必由于湖湖寰

而百里水漫澱洶湧烈風怒濤覆舟決隄恆患之民瀕危者亦屢公精神上下于虛空水波之燈幟炳揚隨患隨救若有形見事亦甚奇宣德間平江伯陳公瑄奏聞于朝命秩祀典春秋二仲州守率僚屬祭惟謹往來之舟必禱焉合二記觀之可以見新開湖之險矣宋始有新開湖楊萬里有過新開湖詩新開湖之名著而樊良湖之名晦太平寰宇記高郵有樊良為即古樊良湖是樊良湖之名久晦矣新開湖在城北三里長三十五里樊良湖在州北二十里則是新開湖已並樊良湖為一矣其湖絕險此明宏治間所以于新開湖旁開

月河也

宋史河渠志光宗紹興五年陳損之興築隄堰自揚州

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此高郵新開湖隄

南北接築長隄之始

按李溥于新開湖築石隄二十五里

李溥傳未言里數新開湖長三

十五里溥傳言積為長

宋史張綸傳拜江淮制置

知溥所築亦三十五里也

發運副使築漕河隄二百尺于高郵北旁錮鉅石為

十礎以洩橫流是綸又于李溥所築隄之北又接築

至淮陰也

明陳應芳敬止集言自宋天禧中江淮轉運使張綸因漢陳登故迹經畫就中築隄

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

湖渺漫菱葑彌滿宜創隄堰以為瀦洩庶幾水不至

于泛溢早不至于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

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

此謂運河隄

又自高郵興化至鹽

城縣三百四十里其隄岸傍開一新河

此謂鹽河隄

以通

舟船仍存舊隄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

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墟鎮舊有隄

牖乃泰州洩水之處其牖塘久廢亦于此創立斗門

此謂泰州入江之隄牖也

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起自揚

州江都經由向邳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而入

于淮

此謂築隄引水入淮仍申言運河也

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

而入于海

此由言運鹽河

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微

于江

此申言泰州入江之路

共為石礎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

為名鑿諸壘石其所云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

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專指湖東運河之長隄高郵有

運河又有鹽河運河又謂之官河鹽河又謂之運河

方輿紀要云官河在州城西自州南三十里江都縣

界露筋廟起至州北六十里界首鎮止其西七十二

澗之水由巖社等湖經城南北金門閘及城西窰港

閘而入官河今漕運所經也是謂運河為官河矣紀

要又云運河其故址即唐李吉甫所築平津堰溉田

數十頃者也

此亦沿李吉甫文定之加

宋時修為運隄

謂運鹽河隄

大中

祥符間轉運使吳遵路請于高郵等處置斗門九十

以蓄洩水利天聖中轉運方仲開言淮南漕河宜作

木閘石窗分水溉田宜和初柳廷俊復請修高郵運

河隄岸斗門水閘是又謂運鹽河為運河矣高郵有

運河又有運鹽河南宋以前運河與運鹽河並重中

興之後糧餉不經運河故運鹽河獨重曹叔達五龍

王廟記謂中興以後東淮糧餉征發之令久息惟北

使歲一再至餘即販商農畷所由慝郡于隄因不復

經意亦可見運河之廢墜矣又按陳造江湖長翁集與奉使袁大夫論救荒書曰自江而淮為南北之運河自高郵而鹽城為東西之鹽河兩河湮廢不修而聽其自爾者六七十年矣此不特使客往來鹽漕之所資而一路征商利源之要實藉此也資此以灌溉者皆膏腴之田平日規模不復見矣雖近者稍置斗門石礎函管等民微得其利然始興倉猝未究其極兩河兵革之前其隄固其流深者月有培歲有浚而時開闢其洩水處兵革而來河之泥淤積已數尺隄淪于河而日薄河不濬則隄不固不濬不固則斗門石礎等庸足恃乎又云運河以淤淺故一遇使客釘閘壩流無所不至興役之民蟻集而民勞功少商旅阻滯茲未足論而鹽河淺淀雨足水漫猶苦重舟膠澀今舟斷不通承鹽之虧承即承州其課以袋計之蓋四萬八千造又與王提舉論水利書曰自本軍至鹽城鹽河二百五十里其左有隄則以民田之在右者下于左數尺故也隄所以障水古人之計不惟通漕運亦以灌民田隄介高下之間其或水浸高郵八十里間為函管三十三其數多其制小則欲分洩之分洩之者為其隄之薄而防其水勢猛戾將決吾隄且害

石礎等庸足恃乎又云運河以淤淺故一遇使客釘閘壩流無所不至興役之民蟻集而民勞功少商旅阻滯茲未足論而鹽河淺淀雨足水漫猶苦重舟膠澀今舟斷不通承鹽之虧承即承州其課以袋計之蓋四萬八千造又與王提舉論水利書曰自本軍至鹽城鹽河二百五十里其左有隄則以民田之在右者下于左數尺故也隄所以障水古人之計不惟通漕運亦以灌民田隄介高下之間其或水浸高郵八十里間為函管三十三其數多其制小則欲分洩之分洩之者為其隄之薄而防其水勢猛戾將決吾隄且害

稼也分洩之有不暨于是有斗門之立所以佐函管之不及八十里之間爲斗門二其一曰東河口其一曰三垛一斗門所洩可並千餘管之水然必東河口必三垛他處無之者二處地甚闊水雖湍猛不壞也又東河口其下則海陵大溪三垛其下有山陽河皆所以受湍猛之水捨此不可爲矣古法三四尺通漕運之外容民取水溉田則兼公與私利之此元祐間毛公法也據陳造所云則宋人視鹽河重而視運河輕也明矣元世祖本紀端宗景炎元年六月姜才夜率步騎數千趨丁邨堡守將史彌苦徹出戰斬首百餘級獲馬四十匹詰旦阿里都督陳巖以灣頭堡兵邀其後大破之獲米五千餘石阿朮又以高郵水路不通必由陸路餽運以千騎邀之米運果來殺負米卒數千獲米三千石蓋宋至南渡後糧運不由淮東湖隄久不修聽其衝決卽至走洩之後高郵一帶運河遂不能通舟楫矣此亦運河之大變革也

明史河渠志陳瑄築高郵河隄隄內鑿渠四十里此高郵新開湖傍湖爲渠之始

按陳瑄傳瑄開泰州白塔河又築高郵湖隄於隄內鑿渠四十里避風濤之險與河渠志同瑄開白塔河

在宣德七年傳於開白塔河之後言鑿渠事則亦在宣德七年也云於隄內鑿渠則是在老隄之西傍湖爲渠此渠不久卽廢後又開康濟河此亦如洪武九年用老人柏叢桂言開寶應直渠不久卽廢故後又開宏濟河也蓋叢桂與瑄所開之渠倚湖爲渠皆在隄內湖水漫溢渠與湖連其所以不久卽廢者以未隔隄爲之也後此高郵所開之康濟河寶應所開之宏濟河皆隔隄爲之矣憲宗實錄成化十四年三月太監汪直言邵伯高郵寶應白馬四湖每遇西北風作則糧運官民等船多被隄石椿木衝破漂沒宜築

重隄於隄之東積水行船以避風浪部議遣官相度從之明史河渠志亦言成化時遣官築重隄于高郵邵伯寶應白馬四湖老隄之東按劉健作白昂康濟河記謂前此董河事者嘗議修湖東鑿複河以避風濤便往來不果行則是成化議築之重隄亦未果成若重隄成月河卽成矣劉健云不果行是未成也

明會典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隄運船觸隄往往敗溺宏治三年命官于高郵河迤東開新河以避其險曰康濟河中爲圈田南北置閘以時啓閉兩岸俱埽以石此高郵新開湖東繞田開康濟河之始

按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春正月癸酉命工部主事楊德禮往高郵督有司修築竝湖隄岸因揚州府同知任祥上言隄岸圯壞故有是命太宗實錄永樂二年正月戊申揚州府高郵州耆民言州北門至張家溝湖岸兩京之要路民田之巨防湖納天長盱眙諸水雨潦漲溢風波衝決隄岸每歲修築旋復旋圯阻絕驛路傷損民田乞遣人相度重為修理從之永樂十九年九月丙寅修直隸高郵州新開湖塘岸此皆修築新開湖旁湖隄也宋陳損之于高寶創立隄堰則高郵湖已築有長隄矣南河全考宣德七年平江伯陳瑄築高郵寶應泚光白馬諸湖長堤以度牽道不過因舊址增築之耳

利病書云永樂七年平江伯陳瑄修築高郵寶應泚光白馬諸湖長堤與南河全考所載當是一事惟利病書作永孝宗實錄宏治七年當作三年七月乙丑高郵

康濟河成大學士劉健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略曰

白公昂視運道自山東抵揚州議所以濬治時監察

御史孫君衍工部郎中次君瑞董河事與巡撫右副

都御史李公鼎漕帥署都督僉事都公勝署都督指

揮同知郭君鉉合議高郵州運道九十里南至露筋北至界首

計九里入新開河即新開湖宋人亦名湖東直南北為

隄舟行其下自國初以來障以椿木固以碎石決而

復修者不知其幾其西北則與七里張良巖社石白

平阿諸湖通濼洄數百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

與沿隄故椿石遇輒壞多沈溺前此董河事者嘗議

修湖東鑿複河以避風濤便往來不果行今欲舉運

河便利宜莫先于此者白公議允遂相地興工開鑿

起州北三里之杭家嘴至張家溝而止

州志云按始濬河時白公

議自車邏鎮迤東北至九里環繞城郭西隄縣厚湖

水不至拍城漕水安流而風氣完固時有勢家以不

便于己之所居黃綠阻撓自西門直去以至水道衝

城破郭反跳無情而郵郡形勢破壞矣近年水患頻

仍西門渡之外田地皆化為湖陂而越河圈子久不

得耕種西門城腳水齧去過半其為害當未有涯也

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而兩岸皆擁土為隄椿

木甃石之固如河岸南北有閘與湖通岸之東又為

閘四涵洞一每湖水盛時使從減殺焉以三年三月

始事凡四閱月而成自是舟經高郵者人獲康濟白

因采眾議開之名曰康濟河吳寬作白公傳云白公

昂見高郵之巽社湖風浪時作多覆舟或舟觸岸輒

壞議即其東開複河以避其患河成舟安行無險名

其河曰康濟人思公惠名白公隄按明會典及劉健

記俱謂于新開湖旁作複河而吳寬謂于巽社湖之

東開複河者蓋新開湖西北與巽社湖連故吳寬謂

于巽社湖東開複河也白昂之開康濟河越民田為

之故謂其田為圈子田利病書云圈子田乃開康濟

河時于民田中鑿渠其田越在河外遂為越河圈子
 田中皆膏壤額糧四百餘石若隄岸弗治久之將復
 為湖而新開河之險惡如故矣又孝宗實錄宏治九
 年四月庚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鄧章言高郵湖為
 運河喉襟之地而自杭家開迄于張家溝凡三十餘
 里其隄面故孰為風濤所齧屢修輒壞營費無算宜
 易以石庶幾可久此謂新開湖老隄也而新修康濟河兩岸亦
 須預為整築以免衝決之虞河之北閘仍宜北遷五
 里許庶舟行可以盡避湖面之險事下工部請如所
 擬萬恭治水筌蹄云高郵湖宏治三年白公以七十

餘萬金成康濟河商誠便也第不當東繞圍民田康

濟與湖通水如城田如盂不得已于月河之底沈三

涵洞穿月河而東拽船行洞之上方未七十年松板

洞窒不復能穿月河水匯田中是老隄之東又益一

萬八千畝之田湖也左哉左哉老隄如綫浸萬頃中

八面受敵而大隄壞大隄即老隄中隄故卑薄大湖擁田

湖濤擊之而中隄壞中隄即康濟河之西隄二隄俱壞則康濟

東隄直弱繪當萬石之弩耳豈不危哉今議固老隄

塞金門決康濟涸湖田乃循老隄之東長十丈為之

東隄一護老隄一成月河歲加修築則運與民與商

船萬世之利也

南河全考萬曆四年五月漕撫吳桂芳題請委郎中陳詔殷建中兵備陳學博知州吳顯修復高郵西湖老隄繇圈田改挑康濟越河竝築中隄糧運賴之至今此高郵新開湖靠老隄改挑月河之始即今高郵以北之運河也

按白昂所開之康濟河未六七十年而隄輒壞明會典嘉靖五年題准于汜光湖東旁舊隄開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謂于寶應汜光湖東開河而高郵則仍由湖行走遂棄康濟河不用河防權云萬曆四

年正月高郵州清水潭隄口衝決時督漕侍郎張翀以修復老隄工力浩大數年始可成功恐新運已臨決口未就且令糧船暫由田圈裏行而御史陳功則稱圈田淺澀不便牽挽外湖水面闊四十餘里風有不順必至稽阻工科給事中侯於趙亦以兩臣持議未決恐致過淮後期乞敕所司速議竝欲以淮南運道專責漕臣而以淮北運道命河臣傅希摯一意經理務時加挑濬謂挑濬圈田淺澀處以圖萬全從之神宗實錄萬曆四年三月漕運侍郎吳桂芳言高郵南河隄南字

誤當作老乃永樂中陳瑄所建運舫俱行湖內波濤為患

至宏治中侍郎白昂議開越河中爲土隄東爲石隄兩頭建閘名爲康濟河其中隄之西老隄之東約圈民田數萬所謂圈子田是也彼時未傍西隄爲河而別作越河才數里內舳舻安流軍民稱便但河去老湖大遠瞻顧不及缺壞必修遂致水入圈子田又成一湖而中土隄遂潰壞東隄遂受數百里湖濤故有昨歲清水潭之決蓋勢所必至也今若盡復白昂舊迹策非不善但据估銀二十七萬有奇比之白昂所費尙不及半誠恐修築不堅數年後復壞不如照宏治中侍郎王恕議就老隄爲越河祇修築東西二隄爲

費旣省而濬隄牽挽亦可隨壞隨修高郵旣完徐及寶應事下所司萬厯五年漕運侍郎吳桂芳言高郵石隄功將底績宜及時挑越河查先年侍郎白昂開康濟越河去老隄太遠河成之後人心狃于目前越河之安而忘老隄外伴之力年復一年不加省視遂致老隄與中隄俱壞而東隄不能獨存今宜倣侍郎王恕之議傍老隄數十丈取土成河使隄上往來共由人得照管不致蹈前頽圯事下所司十一月漕運侍郎吳桂芳奏高郵湖土石二隄新開越河南北二牖及老隄加高石層增設護隄木城各工竣事報聞

云傍老隄數十丈取土成河是改挑之月河雖傍老隄實則去老隄數十丈不緊靠隄也云土石二隄新開越河南北二牖及老隄加高石層各工竣事土石二隄謂新開越河之東西隄也東隄以石西隄以土老隄本係石工但加層數耳南河全考云高郵捍湖老隄長亘四十里永樂年建至宏治間白昂于境內越民田三里鑿康濟越河通餉近河者爲東隄其捍隔民田者爲中隄中隄之西有田數十萬畝則圈田也嗣後圈田淹沒老隄傾圮萬曆三年泗水南下衝決清水潭等處故塞決後卽議修老隄甃砌甄石改

越河廢東隄改築中隄以便牽挽湖隄卽今堅固越河利涉云廢東隄改築中隄則是改築白昂之中隄以爲東隄矣後仍名之曰中隄高郵州志濱湖有捍湖隄曰西隄傍城曰中隄原注自城東古漕河廢東隄圯壞今亦概名東隄謂名中隄爲東隄也南河全考萬曆二十一年淮水大漲湖水泛溢高郵南北中隄衝決魏家舍等處大小二十八口共長五百餘丈又西老石隄洪水漫過衝決東隄天啓三年築高郵中隄及露筋湖口石隄高郵中隄長亘四十五里歲久不修每遇夏秋漲隄力不支農田被潦先惟塞南

北金門二閘以爲障而船由外湖以行時遭覆溺且以築壩擾民天啓三年徐國盛蒞任清出揚屬曠夫銀八百兩因會揚州海道郭士望呈詳總河房公壯麗漕撫呂公兆熊修築之計長六百四十四丈前銀不足佐以公帑酌其緩急分年砌之其工已完隄下田產亦可恃以無恐矣

又按萬曆八年尙書吳桂芳復政府書言淮河不可入江者二書云淮泗入江之說孟子原屬誤筆考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謂時江淮未通浮江沿海始與淮泗達蓋三江入海淮泗亦入海故江淮各入海

始相會合豈嘗內地相通哉近日淮水南至轉爲高寶則其去江密邇矣但揚州儀徵地形甚高故高寶五湖嚮來蓄而不洩至明朝迺匯之以通運常年湖水泛濫如近年淮水南注水甚加增則揚州儀真之間亦可開閘開壩稍洩逾額之水若洩至二尺以上則揚儀河道逐漸就乾泗而高寶之水涓滴不南昨者高郵告急大開揚儀通江諸途可謂無餘力矣迺高郵湖僅減二三尺之濤而揚州灣頭鈔關遂涸回空及官民船隻阻塞者三十里遂復亟行閉閘塞港築汊而後膠舟且入通此其明驗矣故淮河入江之

途不可于揚儀求之也必欲于揚儀求之則必將掘深揚儀五七尺盡廢開壩縱湖淮大水大與江合顧萬一江水復濫且引之入則揚之患又烏有極哉此關二百年運道成規且亦誰敢爲盡廢開壩之議者此淮水不可入江者一也考導淮入江漢魏唐宋時皆有此舉如魏黃初元年造龍舟從潁至淮入廣陵江口廢帝時司馬宣王伐吳使鄧艾通天長漕隋煬帝幸揚州度淮水今洪澤河尙其改名唐魏景倩引淮水至天長通揚州劉晏于揚州造船轉江南粟自淮泗入汴抵河陰宋漕河自真揚導江北趨盱眙入

淮訪其跡淮自盱眙于長達六合縣瓜埠與江水合今其遺址見多存者翁見海總河時已嘗差官備探謂爲可行但鳳陽皇陵正南對淮海全以黃淮入海爲水會天心萬水朝宗眞萬世帝王風水若引淮從六合入江是抱身之水乃反挑去而不朝入大爲堪輿所忌誰敢任之此淮之不可入江者二也前所稱引淮入江之說非惟不可行而亦不必行矣但當俟秋冬水落之後議大修高家堰以堵淮之勿南理所當爲勢所得爲不過如此內閣李文定公復塘初議治水之法濬海口要矣固高寶漕隄要矣築高堰要

之要矣築高堰者使西水之不入固漕隄者使中水之不洩濬海口者使東水之不畱雖然十四塘不復終非十全之利而所謂三要者不能久也何也蓋高堰者本于山陽之高阜爲堰以排黃淮之水而入海也自堰之旣廢北水注而南走勢不可遏連年堰成北水之害稍息矣然邇者萬曆八年堰成之後水復漲而入湖漕隄潰決高堰之功何在哉則由堰而南白葉城而下也葉城者寶應之西塘乃十四塘之首地也儀真之塘四江都之塘五高郵之塘三寶應之塘二而其中五塘爲大存江都者曰上雷下雷小新

凡三也在儀真者曰勾城陳公凡二也故舉其大者但曰五焉塘之始制起于漢唐之年其間興廢利弊備諸維揚乘志今不繁敘至我國初陳恭襄公瑄洞悉水利稽倣古法造爲十四塘壩閘上濟漕運而下利民田蓋地之形勢自壽州盱眙天長六合一帶其地高高則水注而東之使衆河爲之壑也故于界水之處爲塘閘以防之各塘之東爲巖社珠瑚新開邵伯白馬黃子朱家赤岸等湖其勢中中則易洩而東下使興鹽爲之壑也故于湖畔之東築漕隄以蓄之方其水年則西山之水高不過閘而南浮于江及其

旱也塘水不洩山澗俱通而西田得熟至于大旱漕輓不通乃東塞茱萸灣閉漕隄閘礎決塘水而灌則水道不阻而國運以濟古人之制善矣每塘甃石以爲斗門而塘長塘夫是設故洪武永樂間軍器商鹽皇木三資放塘之便及宏治以來日漸倒塌正嘉之際奸民盜種之矣屢被告訐屢罪不悛先有薛釗繼有仇鸞用財仗勢佃官承領時值倭寇之變築造瓜城管工官高守一受私議將各塘之石移運修城而塘之故址不復存矣遂有衙門猾吏土豪勢家蠶起效尤佃塘爲田官派其租民獲其利而不復再議興復之計是以連年以來西山之水無塘可蓄稍遇天旱則赤地千里水漲則泛濫盈河不得已乃增隄以防之不知隄愈高則水愈漲隄高則中空而下危水漲則勢湧而易決且新培客土日洗于河隄崖日高河底日積一朝決潰無不上阻運道下沒民田者豈爲政者經遠之計哉故計求十全以復塘爲本一時錢糧浩大不能礮石姑于塘口去處倣其舊迹仍于閘基暫取兩崖之土實而築之以觀有益與否又不然如小新二雷由淮子河而洩則塞淮子之上流勾城陳公由烏塔灣帶子灣而洩則塞烏塔灣之上流

他如北山水櫃茅家劉塘茅柘白水羨塘東塘柳塘橫塘鴨塘亦皆如是尋其水口以便築塞相其隘阜易于成功俟有盈財如石制閘如舊是成功之序也興化闔縣士大夫條陳水利總論略云夫欲興水利先究大源水自高來者勢必趨卑古人急治諸塘以蓄之平時用之以溉田水涸決之通運江都則有五塘曰勾城曰小新曰大雷曰小雷曰鴛鴦儀真則有四塘曰陳公曰北山水櫃曰茅家山塘曰劉塘高郵則有三塘曰茅塘柘塘麻塘寶應則有二塘曰白水曰羨塘當夫山水時發則盱眙破釜山陽諸水由雲

山衡陽諸澗洩于寶應而寶應以一塘蓄之天長銅城諸水東洩高郵而高郵以三塘蓄之西連大儀甘泉盤古山澗諸水又盡洩於東南而江都以五塘儀真以四塘蓄之此諸塘者明興百八十年名卿碩輔畱心經濟未有不謀繕治者自島夷東犯諸塘闌礎輒石取城瓜洲塘無蓄水于是始有私耕公佃投獻鬻賣豪鄰貴族各售已私專爲世業遂使國家大計經略遠猷蕩焉不存于是上游山澗之水盡以諸湖爲壑矣河渠紀聞論揚州五塘宜復云世皆知五塘水無來源潴水爲利然聚西山萬派之水自高而下

立閘堰以束之西山之水高不過閘南浮於江此卽保高堰固漕隄濟運舟之根源諸議皆未及此五塘地廣水闊蓄水而不虞泛濫者大江爲之尾閭也當水大之年西水盛下閘洞隨地宣洩不逸走高郵邵伯諸湖而運隄常安洪湖洩下之水騰空湖面足以容納併分洪湖之勢塘水亦得瀦蓄洩有餘以濟不足民田灌溉之益沾利無窮是皆行之有效者也潘季馴言五塘不可卒復年遠故蹟久湮民田佔種轉相授受固有難復之勢然謂古制不宜於今猶未深原古人立法之意窺其分湖濟運之妙用也

明史河渠志劉東星開界首越河長千八百餘丈建金門石閘二座漕舟利焉此高郵迤北界首有越河之始按劉東星傳萬曆二十六年河決單之黃堙運道堙阻起東星爲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漕計五閱月工竣明年渠邵伯界首二湖則是東星之築界首越河在萬曆二十七年也明史河渠志萬曆二十一年舒應龍爲總河尙書高堰及高郵隄數決應龍罷去楊一魁遷總河尙書請改湖水以疏漕渠言高寶諸湖本沃壤也自淮黃逸壅遂成昏墊幸入江入海之路旣濬請于涇河子嬰溝分灣河諸閘及

瓜儀二閘竝爲開治大放湖水就湖疏渠與高寶月河相接既避運道風波之險而水涸成田給民耕種漸議起科可充河費二十六年劉東星繼之守一魁舊議東星在事開邵伯越河長十八里闊十八丈有奇以避湖險又開界首越河長千八百餘丈各建金門石閘二座漕舟利焉南河全考萬曆廿八年正月總督河漕尚書劉東星檄郎中顧雲鳳署道事揚州府知府楊洵督夫開挑邵伯越河長一十八里闊一十餘丈十一月又挑界首鎮越河長一千八百八十九丈七尺各建南北金門石閘二座其邵伯越河又

建減水石閘一座迄今官民船隻永避湖險云界首鎮越河界首鎮屬高郵南河全考又云天啓元年界首鎮南淤三百二十二丈郎中徐待聘嚴督挑濬云界首鎮南淤三百二十二丈謂界首鎮南之越河淤也是界首鎮南已有越河矣南河全考又云天啓四年界首迤北一帶當高郵接界處河身淤涸市猾擅剝淺之利故屢濬無功是年淤淺澀處先築草壩束水衝刷復加撈濬蓋東星所築界首之越河連高郵寶應築之楊一魁所謂就湖疏渠與高寶月河相接者是也

揚州府志康熙十七年築江都漕隄以高郵清水潭決口深不可築更于湖中繞回開河一道改築東西隄與舊隄相屬名曰永安河又云康熙二十年增置高郵南北滾水壩凡八座壩口二三十丈不等對壩皆開月河以防舟行之險此高郵運河因清水潭決口難築繞湖開河及壩口水湍急對壩皆開月河之始

按高郵運河新開湖爲最險揚州府志清水潭在州北二十里故縣邨新開湖隄旁上有龍王廟地勢低窪當河淮下流之衝屢築屢決是其地最險也宋人五龍王廟記前見已述新開湖之險明代因清水潭決

口乃開康濟河南河全考萬曆三年高郵西隄清水潭丁志等口決工部郎中屠元泳陳治督塞之神宗實錄萬曆四年正月高郵清水潭衝決時督漕侍郎張紳以修復老隄工力浩大數年始可成功恐新運正臨決口未就且令漕船暫由圈內行走御史陳功則稱田圈淺澀不便牽挽外湖水面闊四十餘里風有不順必致稽沮給事中侯于趙以兩人持議不決恐致過淮後期乞飭所司速議三月漕運侍郎吳桂芳改挑康濟月河高郵州志康熙八年周橋未閉清水潭決民田仍被淹沒九年決高郵運河之茶庵清

水潭江都縣運河之東隄四淺是年淮水大漲由翟壩入高郵湖民田淹沒殆盡十年淮漲十餘日清水潭隄決十一年四月清水潭復決十二年大水清水潭西隄將竣復決寶應縣志十三年清水潭決口塞揚州府志十五年水侵揚屬漕隄殆不能支高郵之清水潭陸漫溝江都之大潭灣等處共決三百餘丈殘缺不可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罷總河王光裕移安徽巡撫靳輔爲總河都御史高郵州志是年夏五月水發清水潭西隄再決及城南東隄上下河俱淹靳輔治河書清水潭之決深洞異常下埽填土隨下

隨溜竊計決口不患其闊而患其深決口雖深而決口之上下五六十丈未必加深其法當避深就淺於決口上下退離五六十丈爲偃月形抱決口兩端而築之計所築之隄其長必數倍於決口然較其淺深必減七八九倍不止因命於決口之上測之果深不過六七尺然老土難得因命回空漕船每船載老土數千方計方給價大抵皆梁王城之土土性膠凝絕勝他土于是立標授工就湖中越築之每下埽箇內釘排椿外填坦陂築成西隄一道長九百二十一丈五尺東一道長六百五丈更挑繞西越月一道長

八百四十丈凡一百八十五日而工竣改清水潭曰永安新河原估銀五十七萬兩止費九萬兩有奇十八年四月清水潭決口工竣行水金鑑清水潭隄內有深潭不能幫築康熙四十年創築裏月隄長九十六丈續南河成案道光十一年六月張井奏臣于二十日亥刻在山盱工次接據揚河廳營稟稱永安汛東岸之馬棚灣竝趙家門首浦家門首郭家門首及兵三堡北首等處于十七日風勢大作波濤洶湧潰及隄身當卽竭力搶護至十八日午刻風雨交加浪勢益猛人力難施卽時平漫過水等語又奏稱臣于

本月廿日接據揚河廳營呈報馬棚灣等處過水之信初係狂風湧浪各處普漫過隄尙無定處所當卽一面据稟馳奏一面親詣查勘途次續据該廳營稟稱十七八日陡起西風暴雨異常狂猛致將永安汛馬棚灣迤南及十四堡下首無工處所于十八日午刻漫成缺口臣于二十三日行抵該工查明馬棚灣迤南漫口一處寬一百八十餘丈十四堡下首漫口一處寬六十餘丈兩處相距約計五里現在尙未塌定是月陶澍等奏查馬棚灣逼近清水潭前于康熙年間漫缺工厯數載經靳輔另築長隄東西各數百

丈此時四顧汪洋竝無勺土可以壓埽施工尤屬不易七月又奏查得馬棚灣在高郵州北三十里其漫口迤南逮北已有二百五十六丈十四堡下首卽張家溝相距馬棚灣五里其漫塌之處已有五六十丈兩處裏頭一時尙未能堅築八月張井奏臣于八月十三日由清江浦前赴揚河其時高郵湖河水勢遞消察看永安汛十四堡漫口一處溜已平緩口寬六十八丈水深一丈內外對岸西隄漸見涸露兩壩頭所積正雜料土約足敷用情形已與前奏不同自應趕緊堵合以免河水過消臣卽親駐該工督同文武

員弁土婦竝進晝夜趕築復至馬棚灣緝量缺口仍寬二百六十餘丈兩頭稍淺金門水深三四丈不等溜尙湍急若就該處興堵約估需正料二千餘堆繩纜椿橛及一切雜料費幾與正料相埒而清水犀利口門一經收窄必致愈刷愈深不特時日耽延抑且辦理非易復勘對岸西隄石工亦有涸露形如城堞殘缺甚多緊對東口處因經大溜衝跌透底寬至一百三十餘丈雖水勢尙不過深而水下全係塌卸石塊高下不平斷難進埽又探量西隄五十丈外湖水深八九尺至一丈餘尺不等湖底尙屬平正臣與在

工文武相度形勢再四籌商擬就西隄兩頭石工作
 為壩基向湖中越堵較有把握仍于正河內兩頭各
 築攔壩一道則馬棚灣口門已包在河湖之外再為
 補還東隄于錢糧大可節省惟西隄甫經涸出隄身
 本窄殘缺復多必須趕緊一律填平竝將兩壩頭酌
 量幫寬以為堆料積土之地所需正雜各料早經發
 辦不日可齊如能趕于空運之前堵閉全完則軍船
 便可照常行走倘船來而工尚未畢自應循舊繞湖
 計程不過三十餘里所有由運入湖之大營房對過
 由湖入運之邵家港越河港等處竝湖中行走之路

經臣親坐小船節節探量毫無阻礙均插標記認臨

時或鐵椿繫纜或多雇大船拋錨排泊以便安設絞

關至官民船隻來往南北皆可繞湖亦無阻礙道光六年

九月琦善等奏揚河揚糧境內各壩尚未堵閉恐致

吸掣現飭臆營州縣查照舊案察看現在情形自高

郵州境之越河港即奮子營地方由運入湖至邵伯

湖鯽魚港由湖入運越過各壩口門計長五十餘里

均屬水深七八尺至一丈餘尺不等足資九月張井

浮送是亦因各壩未閉糧船繞湖行走也

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据林則徐奏經過馬棚灣十四堡潰口之處目

觀溜勢十四堡已覺平緩易于堵合馬棚灣一處訪

之輿論多稱先堵西岸則回空漕船可不必走湖而

東岸溜亦漸弱較易集事等語究竟該處工程係如何籌辦該藩司所稱先堵西岸是否必應如此辦理于漕船行船是否有益著陶樹張并會同熟商體察情形妥爲辦理並將現在籌辦情形據實具奏欽此臣查馬棚灣形勢原以先堵西岸爲正辦但現在雖已集料籌備非可旦夕竣工且西岸堵後湖水既無路入河而運河北來之水又全從馬棚灣缺口東注則缺口以南水無來源難通舟楫若俟正河上下築壩攔截補還東隄再行啓除攔壩至速已在仲冬軍船歸次最急豈容曠日耽延況馬棚灣迤南高郵城

迤北運河多有間段淺澀之處林則徐過時存水四五尺今止消存一二尺及數寸不等現在官民船隻已不能通行無阻何況軍船總由先後情形不同辦理卽難膠執爲今之計惟有趕將八湖入運各港口折展疏濬一律深暢俾往來船隻得以繞湖通行回空軍船到時亦做照行走不過三十餘里儘可無誤歸次一面將高郵城迤上淺澀之處趕緊築壩興挑勒限半月完工再將馬棚灣迤下邵家溝地方刷通西隄軍船由湖入運又可少行二十里更爲徑捷是月陶澍奏現在十四堡缺口已于八月二十四日合

龍馬棚灣亦定于九月初九日興工十一月張井奏
馬棚灣漫口先由西岸越堵尅日合龍臣于回空軍
船全數渡黃後卽馳赴揚河查勘壩工業已閉氣穩
固後戩亦澆有過半其時因值洪湖水復驟長又放
山盱義禮兩河減水匯注高寶湖亦疊見加長壩埽
出水卑矮深恐風浪撞擊卽令酌量加鑲以資抵禦
其該處東岸正隄逼近清水潭係康熙年間前河臣
靳輔避溜圍築向東繞成大灣故有馬棚灣之名每
遇水勢異漲湖河一片通連窩浪犯風最爲著名險
要之地查量舊隄缺口共長二百餘丈水淤深至四
五丈若仍照舊施工不特需費過大且形勢過灣終
屬隱患因督同道將廳營節節探量隨于舊隄之西
擇其水淤較淺處所就舊隄兩頭作爲壩基順勢取
直補築東隄埽土並進已于本月二十日完工量長
一百六十六丈水深二丈三四尺較舊隄計短一百
餘丈河勢旣順隱患亦除現仍趕澆後戩一俟兩處
戩工全完再行補還西岸緯隄拆啓兩頭攔壩挽河
歸正以備重運經行十二年四月陶澍等奏竊照上
年馬棚灣漫口勘由西岸越堵因于運河南北兩頭
各築柴土攔壩一道將漫口包在河湖之外先就西

岸興築尅日合龍隨即補還東正隄竝改建西緯隄并力施工疊經奏明在案特派河營參將張兆會同廳營專司其事旋據稟稱工已堅定擇于本月初十日起放正河臣陶澍自省前赴清江是日行抵馬棚灣即親飭啓除兩頭攔壩創挖深通挽河歸正溜勢直趨即提漕船由故道行走極爲暢順其大營房對岸及邵家溝兩處通湖缺口竝已暫行用料堵塞俟過大汛後再爲補砌石工現在重運後船暨往來船隻均接續由正河行走諸復舊規按馬棚灣逼近清水潭素稱極險而馬棚灣決口廳營稟報云無工處所茲故詳敘清水潭之險俾爲前車之鑒焉

又按利病書云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疏邗溝引舟自大江歷揚州至淮安以通漕運運河雖用湖水而湖水或多或少又于淮揚運河東岸爲減水閘減水洞限則水勢七尺以下蓄以濟漕七尺以上減入諸湖會于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漕運既便岸東西之田皆利焉其法在淮則有高家堰有西長隄有五壩以隔黃淮之水于外面泛舟其間在揚則有陳公塘以收三十六水之利在山陽寶應盱眙天長之界則有塘堰以節四縣之流湖水苟多則自運隄之減水

閘洞以下于溪東至于射陽湖又東入于海揚之海口去黃淮也遠故皆通利是時黃未入淮運河東岸之減水閘專爲減湖水也明史河渠志萬曆元年萬恭請復淮南平水諸閘上言高寶諸湖周遭數百里西受天長七十餘河秋水灌湖徒恃百里長隄若障之使無疏洩是潰隄也以故祖宗之法徧置數十小閘于長隄之間又爲令曰但許深湖不許高隄故以淺船淺夫取河之淤厚湖之隄夫閘多則水易落而隄堅濬勤則湖愈深而隄厚意至深遠也比年畏修閘之勞每壞一閘卽堙一閘歲月旣久諸閘盡堙而

長隄爲死障矣畏濬淺之苦每湖淺一尺則加隄一尺歲月已久湖水捧起而高寶爲孟城矣且湖漕勿隄與無漕同湖隄勿閘與無隄同陳瑄大置減水閘數十湖水溢則瀉以利隄落則閉以利漕最爲完計積久而減水故迹不可復得湖駸駸且沈隄矣今建復平水閘閘欲密密則水疏無脹患閘欲狹狹則勢緩無齧決虞尙書朱衡覆奏從其請于是儀真江都高郵寶應山陽設閘二十三濬淺凡五十一處各

設撈淺小船二淺夫十

恭上此疏在白昂所開康濟河旣廢之後吳桂芳改挑月

河之前則高郵所設之閘仍在老隄也

河渠志又云高郵州計牐九壩

一康濟河南北二牐萬曆四年建城南河隄三減水牐嘉靖中建新中隄四減水牐萬曆五年建蛤蜊壩舊有觀橋上下二牐車邏王琴二減水壩俱廢孝宗實錄宏治十八年正月管河郎中張瑋奏高郵等州縣原設石牐石橋涵洞蓋專爲湖河之計比年以來爲近隄人家私立洞口遇水則竊自閉塞水消又輒挖隄岸以致衝決貽患乞將涵洞築塞每五里改建減水石牐一座以絕盜決之弊穆宗實錄隆慶二年十月御史蒙詔奏高郵康濟河故有木牐涵洞相旱澇爲啓閉今歲久浸廢加之節年大水衝齧內外隄

僅如一綫宜及其未敗經理工部復奏議行已而給事中孫枝言比年江淮蕭然不任修作當俟國用稍裕徐爲之圖上是之河防一覽萬曆八年潘季馴題河工未盡事宜疏云除高寶江都新舊增置牐座可以宣洩者無庸別議外高郵南門舊橋口應改建減水壩一座靳輔治河書康熙二十年創建寶應子嬰溝高郵永平港南關八里鋪柏家墩江都鰍魚口減水壩共六座改建高郵五里鋪車邏港減水牐二座二十四年靳輔奏減水壩之最大而多者莫過高郵城南今應將高郵城北竝車邏以南邵伯以北之零

星牐壩俱行閉塞拆取石料移于高郵城南邵伯鎮南改建深底大石牐二座使洪澤湖減下之水竝天長盱眙各山澗之水由高郵城南之南關大壩五里八里柏家墩車邏等壩并新建之大石牐內洩去十分之八邵伯鎮南已建之減水壩并新議建之大石牐內洩去十分之二

按是時靳輔建議挑下旋奉河故先塞零星間壩也

旨止將高郵州大小壩及高家堰牐壩照靳輔等所奏定限堵塞張鵬翮河防志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侍郎博濟等疏稱高郵州等處減水壩九座內有八里鋪車邏鎮二壩底石被水衝損其古溝東壩底竝北二壩底衝損之處均應令堅固修理高郵以南五壩應仍照原定限期開放三十七年

上命歲貢馬泰傳

諭于成龍曰朕自淮安一路詳閱河道高郵東岸之滾水壩涵洞俱不必畱用將湖水河水俱由芒稻河入字河引出歸江入江之河口如有淺澀處責令挑深如此則湖水河水俱歸大江各河之水俱不歸下河下河不必挑深又

諭于成龍此運河東岸著再加寬不必開減水壩其涵洞與金灣滾壩舊有河身民間用水灌田仍照例

開放減水壩著河官堵築堅固用心防守是年五月初一等日陡起西風將高郵城北陸漫牖西隄一帶土工打通以致東隄新工浪汕殘缺奉

旨今年運河滾水壩既經堵塞水勢浩大勢所必然該督著遵前旨不時謹慎防備務使隄岸堅固九月于成龍奏高郵河身與山陽寶應河身相等驟受高寶諸湖滔天之水開牖則有害于民田閉牖則有傷于隄岸欲兩相保護難已臣往來查看再四思維惟將洩水減壩盡改爲滾水石壩水長聽其自漫而保隄水小聽其涵蓄而濟運則運道民生兩有裨益三

十九年河道總督張鵬翮題高郵自撫軍樓起至東西灣止因高堰洪澤之水滔滔東下西隄淹沒漫入運河東隄一望汪洋水由城南大壩而出洶湧泛溢當伏秋水漲恐東隄單薄難以捍禦致有不虞宜將見閉三壩相機酌開以保城池隄岸等因九卿科道會議覆准張鵬翮尋奏宜于秋盡水落照前河臣所估將五壩改爲四滾水壩壩下相度情形開引河使水有去路

此五壩謂斬輔于高郵南北建設大小減水壩五座也

南河成案乾

隆四年十月大理寺卿汪滢等奏以淮揚運河東岸隄工實爲數州縣之保障嚮因設有洩水大壩以致

下河被淹民罹水患所最甚者高郵南關五里車邏三壩其次邵伯之昭關壩寶應之子嬰壩一經開放則泰州興鹽等屬盡被淹沒今年將洪澤湖之天然壩堅閉不開高寶東隄等壩俱加謹不許開放所以水患頓除請將壩基全行平撤俾東隄一律相平擬于子嬰五里中壩車邏三處壩下原有河渠之路各建洩水牖一座事下大學士九卿議奏尋議前項舊壩寧可閉而不用俾遺址尙存以防患于未然不應全行拆毀將前功盡廢致難補救于事後應責令該管河道加意防護謹閉不開至于子嬰等壩三處壩下

各添建洩水牖一座應准其添建八年正月大學士等陳奏高郵南關等壩一經開放則運河之水全勢傾注下河難受必應永閉與天然壩同第恐高寶水盛入江之路尙屬不足則入海之路亦宜分籌臣等酌議除高郵三壩仍照舊永閉外另于三壩之上下添建石閘四座立于昭關壩之上添建石閘三座金門止寬一丈二尺較之各壩口門闊至六七十丈者寬狹懸絕兼之逐層開版量水勢之大小抽版開放節制由人不致徹底傾瀉王大臣議俱准行未幾河道總督白鍾山奏高郵三壩請復舊制從前設立高

郵三壩分注下河原與山盱滾壩上下相應是以山盱三壩共寬一百八十丈束水既多則洩水之路宜廣廷議請建石牐七座但七牐金門止議寬各一丈二尺計共止有八丈四尺較之三壩舊制寬狹懸殊且山盱地方現議建滾壩二座口門共寬一百二十丈連舊有之三壩二百丈已共有三百二十丈之寬而尾間之石牐僅止八丈四尺下游去水之路較上游進水之處不及十分之一設或諸水畢集高寶兩湖不能容納不獨上河萬頃民田盡遭淹沒高寶之城池倉庫民舍田廬均爲可慮而運道亦因之阻梗

查三壩之所以永閉者原爲從前開放之時徹底傾瀉竝無抵禦則水勢建瓴而下興鹽窪下地方勢難容受必瀰漫爲患臣等量爲更改除洩水過多之五里中壩仍行堅閉不得輕開外查南關大壩原寬六十四丈其壩脊高河底自八尺餘寸以至九尺不等每遇汎水漲發之時始與壩脊相平今擬請盡改爲滾水石壩再將壩脊加高五尺則嚮之河底高八尺餘寸以至九尺者今則高至一丈三尺餘寸及一丈四尺矣如平常水發之時則新建之七牐自可隨時啓放如遇湖河異漲七牐不足宣洩之時始從壩面

過水一二尺亦屬有限水一平壩便已斷流與舊有之壩徹底傾瀉者大不相同況運河水少之時不過六七尺卽水長之時亦不過一丈一二尺今滾水壩面已高河底一丈四尺是必河水異漲至一丈四尺有餘始行過水若僅止一丈四尺猶無水可過況壩面所過之水又係循序漸下水勢平緩分注下河湖港溝港陸續消洩必不致有奔騰漫溢之患經廷議准行九年七月尙書訥親奏南關車邏二壩督河二臣奏請將壩面加高五尺臣將壩脊河底量驗與督河二臣面加詳酌應于所加五尺之內去石二塊共

減二尺四寸令新加壩脊之河底合計總不出一丈之內運河水深一丈以上卽令過水則蓄洩多寡適宜而兩壩俱歸實用矣十一年七月運河汎水盛漲協辦大學士高斌馳驛察看尋奏南關車邏二滾壩今年開放宣洩通暢唯壩下西岸束水隄堰尙應展寬加高十五年高斌進呈河工圖說二十條內高寶各壩下河圖說云查高寶一帶插壩口門俱寬四五六尺不等節宣有制唯五里車邏南關等壩俱各寬六十餘丈洩水過多今來源旣減則此三壩毋庸輕放其五里等壩俱用柴草堵築設遇洪澤湖異漲三

滾壩洩水過多請酌量將南關車邏二壩啓放以減水勢其五里中壩地卑下洩水過大一經啓放則下河不能容受應請常行堵閉經臣高斌奏明遵照十八年侍郎嵇璜奏南河關鍵尤在五壩蓄洩合宜前河臣張鵬翮將車邏五里南關三壩改爲石滾壩使有過水節制是運河之三滾壩原與高堰之三滾壩上下相應也今高堰增二滾壩共有五壩已覺來路多而去路少若遇大水堅閉不開固爲保全下河起見但湖河之水同時壅漲不特上河田廬淹沒迨至波濤衝激隄岸潰決則下河之受害更甚此中緩急

機宜甚有關係高斌于乾隆四年曾經奏明若遇洪湖異漲三滾壩洩水過多請將南關車邏啓放以減水勢然不立一界限則開放過早與開放過遲均有受病之處查高堰各壩于十六年欽奉

聖訓指示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始將智信二壩次第開放實爲不易之規今擬倣效此法于運河各壩亦宜定以水誌以爲遵守查水勢異漲之年高于車邏壩脊四五尺以上今酌中定議應以水高壩脊三尺爲準先將車邏壩開放至三尺以外再將五里南關等壩次第開放未至三尺以上不許輕開

二十二年大學士公傅恆等奏洪湖五壩過水既多而下游承受僅高郵之車邏等三壩未免來多去少應于昭關地方復設滾壩滾壩之下開一支河更將南關舊壩改建滾水石壩便與高堰五壩相應十一月嵇璜奏高郵運河東隄添建石壩已經完竣竝請酌定水則如上游五壩過水漸多車邏南關五壩過水三尺五寸開放五里中壩若車邏南關二壩過水至五尺再開放新建石壩視水勢之大小以為啓閉自無壅積之虞旋奉

旨著照嵇璜所奏過水尺寸立誌壩旁以垂久遠

揚州

府志南關大壩即舊五里滾水壩長六十六丈係石壩康熙四十一年建南關新壩長六十六丈係石壩乾隆廿二年建五里中壩即舊八里鋪滾水壩康熙四十七年建牆高石脊一丈二尺此壩地勢最卑壩底較諸壩亦為獨深尤不可輕易開放車邏大壩長六十四丈係石壩康熙四十四年建昭關壩在邵伯鎮北五里乾隆廿二年與高郵州南關新壩同時建合南關大壩五里中壩車邏大壩定為運河五壩上與高堰五壩較準尺寸相為表裏續南河成案道光八年二月英和等奏揚糧廳昭關壩因四年六年洩放洪湖漲水壩底損壞跌塘甚深張井等奏請移地改建原擬于舊壩迤南柏家墩之上照舊制建造以邵伯土民呈稱此壩若改移往南相距更近懇請移建舊壩迤北之四棚灣地方當即親詣各該處履勘審其形勢柏家墩之原議築壩處所逼近通湖港口藉資宣洩惟究在舊壩以南相距七十丈與邵伯地方較近不無關礙四棚灣則西有石隄開隔須于隄上開通口門使湖水先入運河再行折流而東方能歸壩下注其勢又覺紆緩且該處民人亦復以有礙田廬墓舍紛紛環顧竊思湖河水勢漲發築壩疏

宣原為保護民生而設若能將舊壩修復或再就近
 往北移建則該二處民人均不致懷疑畏懼臣英和
 回浦後與蔣攸銛悉心籌議一面咨會河臣張井等
 再行詳慎查復旋准張井等以勘得昭關壩舊基跌
 塘極深實不能修復請于舊壩之北三元宮之南刷
 隄移建該處土性堅凝洩水形勢甚便且下有舊通
 苻絲湖河形即可就作引河等因咨覆前來臣查既
 据河臣確勘應即照辦但此項壩工與林家西所建
 石壩相為表裏均係備豫不虞一經洩放湖水建領
 而下于下游地畝總不免有被淹之處應令河臣嚴
 飭廳員平時堅守倘遇異常盛漲萬分喫重廳員會
 同州縣相度機宜方准啓放非此則斷不准率行宣
 洩違者嚴參治罪所有移建昭關壩連築柴壩計口
 寬二十四丈共估銀九萬兩嗣于九年完工 按照
 關壩本在甘泉汛因與高郵四 廿五年九月督臣尹
 繼善河臣白鍾山言洪澤一湖瀦蓄全淮之水每當
 盛漲即由五滾壩減洩盡入高寶各湖將欲南流歸

江而去江尚遠欲東流歸海而為道甚紆唯有下河
 各州縣地勢甚窪湖水由各場建領而下先及高郵
 次至寶應次至興化泰州以及鹽城節次被淹皆由
 車邏南關等壩竝無限制故也前高斌任總河時曾
 奏明堵閉高郵諸壩截攔湖水而注之江不使流入
 下河後因束水大緊東隄不能完固致有二牖之潰
 臣等悉心講論高斌之誤在于不能因時變通謂之
 事非全美則可而泥于一時之成敗謂其所辦全非
 則不可也乾隆十八年臣尹繼善同劉統勳奏明將
 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伏秋水漲次第開放後于

二十二年又經改議不必封土聽其過水以為由漸
 而去下河可以容納但漫無節制一遇水長即易受
 淹臣等從前所議原未合宜不可不亟圖變計今欲
 使下河減災唯有節其來水欲節來水唯有將南關
 車邏等壩仍封土三尺俟水勢長至三尺以外方許
 啓壩再不能容方啓五里昭關等壩次第宣洩如在
 三尺以內則謹嚴防守不得擅啓俾湖河之水專注
 歸江南河成案乾隆四十年閏十月撫臣薩載奏江
 省被旱情形
 命軍機大臣傳諭高晉吳嗣爵曰高郵寶應等處地
 屬濱湖易資灌溉何亦一例被旱歉收前因下河地
 方低窪易致淹浸是以令將五壩堵閉不輕宣洩勿
 致有礙民田若當夏秋缺雨之時稍減洪湖之有餘

以濟下游之不足于事實為兩便與其令湖水暢出
 清口滔滔歸海何如酌計尺寸分潤下河之為愈乎
 高晉等平日但視洪湖為敵黃之資而不知其可為
 濟旱之用故未嘗計及于此自屬缺略著傳諭高晉
 會同吳嗣爵薩載畱心籌核嗣後或遇下河高寶等
 州縣稍旱之年如何酌計分寸開放插壩以資灌溉
 之處悉心妥議預定章程以聞尋奏嗣後高堰誌椿
 如長至九尺以上仁義禮三壩應聽其過水下注高
 寶諸湖以為儲備遇稍旱之年洪湖水小誌椿在九
 尺以下石脊不能過水而高寶諸湖之水充裕沿湖
 西鄉地畝足敷灌溉即先將西岸各港口酌開數處
 灌注入運河東岸除南關車邏等大壩非遇異漲之
 年仍不輕易開放其餘各插壩涵洞均須相機啓放
 分潤下河總以存水五尺為度以濟漕運多餘之水
 則儘歸下河
 南河成案續編道光八年五月張井等
 以資灌溉

奏高郵汛東岸設有車邏南關五里中新四壩以資
 分洩歸入下河從前原有啓閉水則嗣因黃水倒

灌運道受淤不能以時啓閉下游田廬動輒被淹臣等飭道廳妥議具稟旋據覆稱遵照乾隆二十二年奏定水則車邏南關二壩地勢較高原係常行啓放俾河水得以隨時減洩如車南二壩石脊過水五尺再開放新壩查南關壩石脊高七尺五寸若過水三尺五寸則運河水止存一丈一尺過水五尺則運河水止存一丈二尺五寸今昔情形互異應請酌中定制以運河之水長至一丈二尺八寸方可開放車邏壩長至一丈三尺二寸再開放南關大壩長至一丈三尺六寸再開五里中壩長至一丈四尺再開南關

新壩俟河水長符定則即由該廳州等隨時啓放或雖符尺寸而勢已平定仍當堅守不放竝以中新二壩地勢較低請俟水勢平定首先堵合等語臣等復與督臣蔣攸銛悉心商酌所議均屬允協即應如稟辦理竝飭令較准水則尺寸勒石各壩許官民共見共聞永遠遵守

續南河成案道光六年八月琦善等奏六月卅日參將張兆前往揚糧廳

啓放昭關壩一事蒙飭令查明據實具奏欽此查臣張井等前奏昭關壩不惟開放原就歷年盛漲情形比較彼時水勢計開放車南中新四壩似已足資減洩不料來源旺盛湖漲日增為近年所未有下游先有雨水頂托四壩之外復將沿河大小開壩涵洞悉行啓放運河水勢仍復日有增加兩岸隄工處處著重節經常鎮道劉名載以運河隄岸單薄恐有疎虞再三稟請俟三溝開

水誌長至一丈七尺即將昭關壩啓放臣張井臣潘錫恩溯查舊案嘉慶十一年湖水盛漲因未啓昭關壩致荷花塘蔡家潭寬家營等處仍有漫溢之事彼時荷花塘口門寬至七十餘丈蔡家潭寬至六十餘丈衝跌阮塘深至八丈有餘荷花塘一處至次年始行堵合是以糜帑甚鉅再四籌畫運河工段縣長隄埽疊報危險與其他處失事不若昭關壩尚係洩水舊地批令俟三溝誌椿長至一丈八尺再行啓放一面委令參將張兆前前往會同常鎮道劉名載辦理及該參將到壩水誌已及一丈八尺因即啓放過水復會同臣琦善于七月初六日奏明在案竝非該參將敢于自作主張按是時昭關壩尚未移建三元宮所放之壩仍邵伯以北五里之舊壩也據此奏知昭關放壩之長水尺寸尚未奏定也其金灣以下各橋壩壩開放之制道光十二年張井奏三溝開誌椿長至九尺以外不論何時即將歸江之金灣以下各橋壩相度機宜次第啓放以期暢達歸江

道光九年正月蔣攸銛等奏高郵四壩雖為減漲實宜守而不宜於第水漲靡常若專

事固守而不知變通恐遇非常異漲揚河東隄不能

抵禦是欲收守壩之功仍須廣籌疏消之路前經河

臣看工時週歷查勘見車邏壩旁乾隆五年間建有

耳閘一座金門僅寬一丈二尺視河水之消長隨時

啓閉最為靈便若南中新二壩旁亦倣照建造四五

月河水漸長重運漕船足資浮送即啓板宣放由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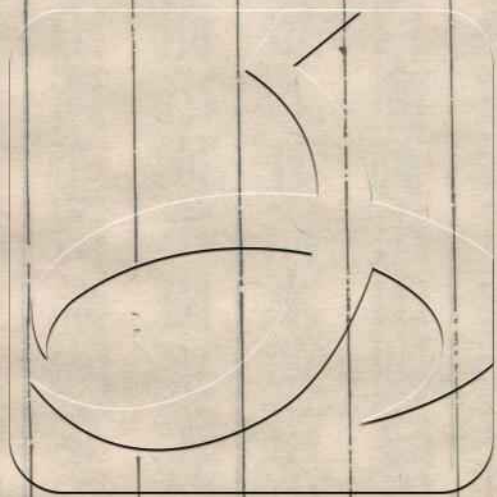
壩下河道循序下注不致驟漲且維時農田正當插

蒔秧苗有此閘水接濟縱遇旱年無虞乾涸而河水

預行宣放汎水長發可期不致十分猛驟四壩雖未

必遂能永守亦不致倉猝竝啓致釀出槽泛溢之患

當飭淮揚道鄒錫澹督同揚州府高郵州分別勘估
臣等覆加查覈新南中三壩耳閘每座各約需銀一
萬三千餘兩共銀四萬九千餘兩擬本年先辦新壩
耳閘其南中二壩之閘分年次第辦理至壩下河道
七處共估銀十萬五千餘兩于道光十一年奏報完
工此歷來建立壩壩及放壩洩水之成案也夫滾水
閘壩之設原以洩有餘之水使循序漸進無妨民田
至水勢盛漲放壩洩水面壩下之引河久淤各場之
海口全塞水無去路壩放而民田未有不被淹者故
列聖諭旨皆以放壩爲萬不得已之計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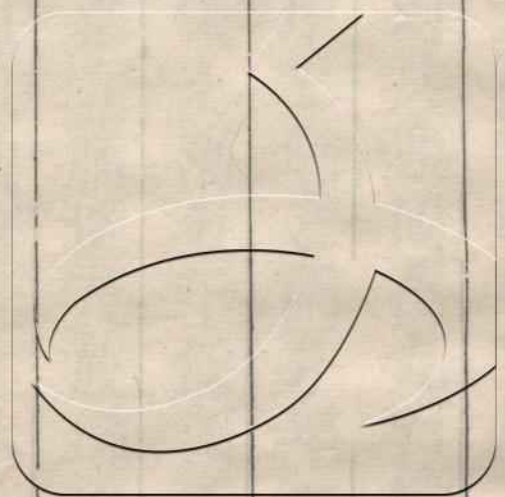
揚州水道記卷三終

受業儀徵吳養源校字

揚州水道記卷三

三冬

欲算過 校刊



揚州水道記

儀徵劉文淇

寶應運河

水經淮水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
 之酈道元注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
 陽縣之故城也此邗溝水改道由白馬湖之始

案建安以前邗溝水由東道博芝湖至射陽入淮建
 安以後改由西道白馬湖亦至射陽入淮

詳見江都
高郵運河

白馬湖屬寶應而酈注言山陽白馬湖者道元北魏
 人時白馬湖屬山陽故言山陽白馬湖也寶應在兩

漢為平安縣地舊唐書地理志寶應漢平安縣是也
 在梁為安宜縣南齊書州郡志陽平郡領縣四泰清
 永陽安宜豐國寄治山陽隋書地理志云江都郡安
 宜縣梁置陽平郡及東莞郡開皇初郡廢又廢石鼈
 縣入焉有白馬湖新唐書地理志楚州寶應縣本安
 宜上元三年以獲定國寶更名通典亦云安宜縣本
 漢平安縣地方輿紀要安宜故城在縣西南謂今寶
 應縣之
 西南漢縣治此一統志安宜舊在寶應西南漢置平
 安縣晉廢太平寰宇記云安宜溪在縣界古安宜邑
 因此溪為名郡國利病書方輿紀要竝云安宜溪在

縣西南六十里紀要又云唐初始遷今治

劉守華補寶
 應圖經云

平安故城在今縣治西南六十里梁安宜縣亦治此
 新唐書杜伏威傳大業十二年伏威轉剽淮南攻安
 宜屠之安宜舊治自伏威屠後城邑邱墟故唐初遷
 今治今治即漢白田為安宜勝地唐李嘉祐送皇甫
 冉往安宜詩江皋盡日惟煙水君向白田何日歸楚
 地蒹葭連海迴隋朝楊柳映隄稀津樓故肆生荒草
 山館空城閉落暉若問行人與征戰使君雙淚自沾
 衣故肆空城即指安宜舊治兵燹之後滿日淒涼不
 勝黍黍秋風之感據諸書言之寶應在漢為平安縣
 唐初遷今治信矣

南齊安宜寄治山陽蕭梁安宜移治漢之平安城唐

初始徙今治肅宗上元改名寶應隸于楚州此寶應

沿革之大較也惟寶應與射陽山陽犬牙相錯省立

不常兼或僑置易于淆惑今博稽史志細為分析俾

讀史者有所考焉前漢地理志廣陵國領縣四廣陵
 江都高郵平安而臨淮郡領縣二十九淮浦盱眙射
 陽鹽瀆淮陰等縣屬焉是平安屬廣陵國射陽屬臨
 淮郡不相雜也後漢郡國志廣陵郡領十一城射陽
 故屬臨淮今改屬廣陵與前漢異而廣陵江都平安
 高郵四縣仍屬廣陵與前漢同後漢書臧洪傳廣陵
 射陽人也唐章懷太子注云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
 宜縣東即今縣治據已徙之安宜言也江南通志揚州府志竝云寶
 應縣東七十里射陽鎮漢射陽故城是也其北齊所
 置之射陽在鹽城縣非此地方輿紀要射陽城在鹽城西九十里劉寶楠寶

應圖經云隋志鹽城後齊置射陽郡陳改曰鹽城唐志本漢鹽瀆縣地隋末韋徹据其地置射州及射陽安樂新安三縣武德七年廢是鹽城之射陽故城始置于齊復置于隋其非漢射陽審矣劉昭後

漢書郡國志注于射陽下云有梁湖又引地道記曰
 有博支湖嘉靖維揚志云梁湖在射陽湖北博支湖
 在寶應縣東南九十里是今寶應縣東南及東北境
 皆漢射陽地也而安宜故城即漢之平安城在今縣
 西南六十里則今寶應西境為漢之平安縣也前漢
 書地理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射陽即
 射陽縣也以縣統湖射陽在前漢屬臨淮不屬廣陵
 博支湖亦屬射陽不屬平安則射陽湖亦屬射陽不

屬平安矣

廣陵厲王胥傳相勝之奏奪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闕氏若璩以射陂即白水

塘固非太平寰宇記通鑑地理通釋並云射陂即射陂案射陂若即射陂湖當屬臨淮不屬廣陵非勝之所得奏奪也射陂或兩漢廣陵郡俱治廣陵後漢別是一地闕疑可耳

建安二年陳登為廣陵太守五年登移治射陽魏吳

交爭之際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

見吳志孫韶傳又宋書州郡志云江淮為爭戰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射陽海陵高郵江都三國時廢

帝太康元年既平吳後立廣陵郡統淮陰射陽與海

陵廣陵鹽濱淮浦江都八縣又立臨淮郡統縣十盱

眙高郵等縣屬焉而無平安故一統志謂平安為晉

廢也宋書州郡志云太康二年廣陵太守治淮陰故

城後又治射陽江左治廣陵廣陵郡徙治淮陰在太康三年方輿紀要謂魏

時徙治淮陰非也案太康元年立廣陵郡已有淮陰縣而宋

書州郡志云廣陵太守治淮陰故城者沈約作宋書

在蕭齊時淮陰已無實土故謂太康時廣陵所治之

淮陰為故城也晉書地理志元康七年分臨淮置淮

陵郡永嘉之亂臨淮淮陰並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之

後分武進立臨淮淮陰南彭城等郡義熙七年又分

廣陵界置海陵山陽二郡宋書州郡志云海陵太守

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本屬廣陵安帝于廣陵分出立為郡統建陵寧海如皋臨江蒲

濤臨澤等六縣而海陵舊縣則仍屬廣陵山陽太守晉安帝義熙中土斷

分廣陵立

云土斷者山陽木屬兗州安帝時兗州久陷至是土斷分廣陵立山陽郡領縣

四山陽令射陽縣境地名山陽與郡俱立鹽城令舊

曰鹽瀆晉安帝更名東城令晉安帝立左鄉令晉安

帝立太平寰宇記山陽縣晉義熙元年省射陽縣置

山陽郡屬徐州又立山陽縣以隸焉以境內有地名

山陽因名郡寰宇記又云楚州淮陰郡今理山陽縣

宋書郡國志並記云安帝義熙元年省射陽縣分廣

陵之鹽城地立山陽東城左鄉三縣為山陽郡

沈約宋書

無此文沈書每引何徐州郡志寰宇記所引或何徐書也云郡國志者謂齊永明郡國志也沈書亦嘗引

之則是義熙之時已省射陽而別立山陽自是山陽

著而射陽微或疑劉宋猶有射陽至南齊始僑立江

南案宋書州郡志臨淮太守領縣七海西射陽廣陵

誤增廣字陵當作凌志云前漢屬泗水後漢屬淮浦廣陵案前漢志泗水國有凌縣南齊書正作凌

淮陰東陽長樂志又云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下邳之

淮南為臨淮郡治盱眙江左僑立

晉書地理志元帝渡江之後分武進

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是臨淮郡于元帝時已僑立江南

臨淮郡屬南徐州時

南徐州治京口去京都水二百四十陸二百

京都指建康

則臨淮郡所屬之七縣亦僑寄可知其南沛廣陵海

陵山陽盱眙鍾離割屬南兗廣陵為南兗州刺史治

去京都水二百五十陸一百八十廣陵太守亦治廣

陵領縣四卽廣陵海陵高郵江都是也而射陽則無實土故與淮陰淮浦僑寄江南南齊書州郡志南徐州鎮京口有南東海郡晉陵郡義興郡南琅琊郡晉陵義興皆舊郡南東海僑治丹徒南琅邪徙置白下二郡雖僑置而尙有實土又有臨淮淮陵等十二郡志於臨淮郡下云自此以下郡無實土臨淮郡所領之六縣海西射陽淩淮陰東陽淮浦與宋書同唯省去長樂耳宋書于臨淮太守下明云江左僑立則臨淮郡所屬之射陽亦僑寄而無實土可知不得謂宋時尙有射陽縣也蓋自義熙立山陽郡縣而射陽之舊縣遂廢矣山陽本義熙置故南齊州郡志云晉明帝太寧三年郗鑒爲兗州鎮廣陵後還京口是後兗州或治盱眙或治山陽桓元以桓宏爲青州鎮廣陵義熙二年諸葛長民爲青州徙山陽時鮮卑接境長民表云此番十載釁故相襲城池崩毀荒蕪散伏邊疆諸戍不聞雞犬且犬羊侵暴抄掠滋甚乃還鎮京口長民之鎮山陽在義熙二年時山陽已立而孔衍爲王敦所惡太興二年敦出衍爲廣陵太守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儒雅

之士不得妄入郡境

孔衍傳

海西公太和四年九月桓

溫軍敗于枋頭十一月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

中桓溫傳

安帝元興二年桓元入京師劉敬宣渡江奔

廣陵與廣陵相高雅之等俱奔洛陽還据山陽又與

雅之及江都令張誕等奔南燕

劉牢之傳

此皆在義熙未

立山陽前以山陽本射陽境內地名郡縣未立之前

已有此名也宋書及永明郡國志云省射陽縣分廣

陵之鹽城地立山陽東城左鄉三縣為山陽郡謂既

省射陽縣又分鹽城地于射陽鹽城二縣地立山陽

東城左鄉三縣其射陽縣遂廢其鹽城本漢鹽濱舊

縣不廢特較舊縣削小耳故宋書州郡志山陽太守

領縣四即山陽鹽城東城左鄉是也山陽東城左鄉

為安帝立鹽城乃安帝更名山陽即今之山陽縣城

宋書云山陽令射陽縣境地名山陽謂山陽乃射陽

縣境內之地安帝于此立郡縣非改射陽為山陽也

宋書又云山陽去州水三百陸同

州謂南兖州治廣陵太平御覽云楚

州理山陽縣南至揚州三百里與宋書合則是義熙所立之山陽縣即今

之山陽城無疑射陽故城在今寶應縣東七十里俱

與山陽無涉而通典舊唐書俱謂山陽為漢射陽縣

地晉置山陽郡改為山陽縣非也

劉寶楠寶應圖經云所以謂山陽為

射陽地者宋志山陽令射陽縣境地名山陽與郡俱立謂于射陽境內之地舊名山陽者立山陽郡今猶今分秦州置東臺分鹽城置阜寧作地志者不得不曰東臺秦州地阜寧鹽城地而遂謂秦州城在東臺鹽城城在阜寧可乎且宋志曰射陽縣境者疆界之名言山陽為射陽界上地通典諸書去境字直曰射陽縣地一統志諸書去地字直曰射陽縣屢變失真巧于傳會于是晉之山陽指為漢之射陽以流為源而棄其源以末為本而遺其本自唐以來皆蒙此誤

宋至齊皆無所改梁初亦有山陽後入于魏魏收魏書地形志云山陽郡治山陽城領縣二即山陽左鄉是也山陽為郡治酈道元魏人水經注云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者即指此山陽城時白馬湖屬山陽故道元謂山陽白馬湖宋書索虜傳初太祖聞虜

寇逆燒廣陵城府船乘使廣陵南沛二郡太守劉懷

之率人民一時渡江虜以海陵多陂澤不敢往山陽

太守蕭僧珍亦斂居民及流奔百姓悉入城臺送糧

仗給盱眙賊逼分畱山陽又有數萬人攻具當往滑

臺亦畱付郡謂山陽郡城內垂萬家戰士五千餘人有白

米陂去郡數里僧珍途下諸處水注令滿須賊至決

以灌之虜既至不敢停引去自廣陵還因攻盱眙或

謂白米當作白水白水陂即白水塘在寶應縣西南

八十里白水陂去山陽郡數里似宋之山陽城逼近

白水陂矣案劉宋之山陽城即晉所置至今不改未

聞其移置也 郡國利病書云淮安府舊城晉時所築宋金交爭此為重鎮周一十一里新城

去舊城北五里山陽縣北辰鎮也元末張上誠將史

文炳守此時築土城臨淮洪武十年改築甄石周七

里二十丈聯城在兩城之間嘉靖三十九年倭寇犯

境時漕運都御史章煥建聯貫新舊二城故名是山

陽止有此 ~~白米~~ 隄未詳所在通鑑載此事云初上聞

三城也 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

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

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畱山陽 胡三省注義熙中土

斷分廣陵立山陽郡今楚州即其地是 蓄陂水令滿

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畱因攻盱眙

通鑑刪去白米及去郡數里亦以山陽城未聞移置

白水塘也道元謂中瀆水逕山陽城西不誤惟以東

晉所立之山陽城即漢之射陽城則誤甚矣舊唐書

太平御覽皆沿其誤實道元啓之也道元致誤之由

又因應劭注漢志射陽云水北曰陽謂射陽城在射

陽湖之北其說非也 劉寶楠寶應圖經云應氏注漢書

名則曰某水之陽其說不通則不注如臨淮郡縣二

十九開陽東陽蘭陽皆不曰某之陽惟射陽有射陽

湖因傳會為射水之陽夫射水水經及諸史無明文

射陽縣為射水之陽之縣將射陽湖為射水之陽之

湖乎竊謂郡縣有以水氏邑有以邑氏水漢陽河陽

瀕水置邑邑遂氏水丹陽應陽邑名既立水名隨之

隆和元年二月以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庾希為北中
 郎將徐克二州刺史鎮下邳十二月庾希自下邳退
 鎮山陽庾水傳初郭璞筮水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
 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友為東陽家于暨陽
 是庾希之鎮山陽史有明文此事亦在義熙前郡縣
 未立而山陽已有城者鎮守之地必築城池故有城
 也義熙中遂于希所鎮之地立郡縣耳晉書荀羨傳
 穆帝時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克二州揚州之
 晉陵諸軍事羨至鎮發二州兵謂徐克二州兵也南齊書州郡志云晉元
帝過江建興四年揚聲北討遣宣城公袁督徐克二
州鎮廣陵其後或還江南然立鎮至此始荀羨至鎮

謂至廣陵也使參軍鄭襲戍淮陰羨尋北鎮淮陰謂羨先

鎮廣陵後乃鎮淮陰也南齊志北兗州鎮淮陰穆帝
 永和北中郎將荀羨北討鮮卑云淮陰舊鎮地形
 都要水陸交通易以觀釁沃野有開殖之利方舟運
 漕無他屯阻乃營立城池云淮陰舊鎮者元帝過江
 淮陰已僑置江南故云舊鎮也兵燹之後故城已毀
 至是羨乃營立城池太平寰宇記于楚州云東晉為
 重鎮元帝以劉隗屯守案劉隗傳太興初拜鎮北將
率萬人鎮泗口是隗之所穆帝時中郎將荀羨北討
鎮者乃泗口非山陽也云舊淮陰鎮地形都要乃營立城池是誤以荀羨所

築者為山陽城不知荀羨所鎮者為淮陰城庾希所鎮者為山陽城也酈注又云中瀆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謂中瀆水既逕山陽城西之後又東出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太平寰宇記楚州山陽縣云邗溝水南自安宜縣界流入於淮陰云濁水今謂之山陽濁東南自州郭下西北流經縣北流入于淮即古之邗溝又云淮水在縣西六百步酈注所言山陽浦山陽口皆在淮陰縣即今之清河縣地而亦云山陽者邗溝水自揚州至淮陰皆謂之山陽瀆故也自建安改道由白馬湖之後歷南北朝不異宋謝靈運西征賦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憩船是亦由西道也隋開皇大業復改由東道說詳見江都運河唐初復由西道縣治亦移置今城劉長卿赴楚州次白田阻淺問張南史詩云楚州今近遠積霽寒塘暮水淺舟且遲淮湖在何處今城南五里有白田鋪劉長卿赴山陽而道由白田舟行阻淺又唐儲嗣宗有過范水詩云行人倦遊宦秋草宿湖邊露溼芙蓉渡月明漁網船寒機深竹裏遠浪到門前何處思鄉甚歌聲聞採蓮是唐時運河由西道也

宋史張綸傳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築漕河隄二百里

于高郵北旁錮巨石為十礎以洩橫流此寶應湖東有隄兼設減水石礎之始

案東都事略張綸為江淮發運副使在宋真宗天禧時宋史陳敏傳孝宗乾道中敏為都統制兼知高郵軍自寶應至高郵案其舊作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洩無衝突患宋史河渠志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芟薪彌滿宜創立隄堰以為瀦洩庶幾水不至于泛濫旱不至于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此皆修築湖東之隄也石礎即減水閘萬厯寶

應志云減水橋古名石礎今名減水橋俱在官河隄

上漕河通志石礎俱在河東隄上自白馬鋪至馬家

潭而安宜閭邱溪清水汜光湖赤水金釵澗衡陽濟

河等眾流委之波濤百里故漕河隄岸惟此易壞宋

紹興中造斗門石礎十所洩水

案紹興無作石礎事天禧乾道所作之石

礎十二所亦不專在寶應也

嘉定六年增修五座年久俱壞案

宋時所作之石礎專以洩湖水也與明代之減洩淮

水者不同宋元運道皆由諸湖其所經歷者在寶應

則射陽白馬范光界首諸湖其見于詩者宋楊萬里

有過射陽湖詩

見前高郵運河

元薩都刺過射陽湖詩云秋

風吹白波秋雨鳴敗荷平湖三十里過客感秋多元

薩都刺過白馬湖詩春水滿湖蘆葦青鯉魚吹浪水

風腥舟行未見初更月一點漁燈落遠汀汜光湖一

名寶應湖明會典范光湖即寶應湖范光即宋呂存

中過寶應湖詩半升濁酒試尊羹賤買魚鰕已厭烹

淺水依蒲有船過淡煙籠日更人行梅堯臣詩沙頭

風雨來貼水野雲黑如觀曹公營萬弩射船側津湖

一名界首湖明會典界首湖即津湖是也元薩都刺

有過界首湖詩清氣撲人湖面水幽聲到耳樹頭風

人家蠶老櫻桃熟恰是淮南四月中其見于史者宋

史趙立傳建炎四年趙立守楚州金人攻城承楚間

有樊梁新開白馬三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絕不

與通故楚糧道愈梗楚遂陷陳敏傳都統制陳敏與

金人戰射陽湖敗之焚其舟据胡銓傳此事在孝宗隆興二年元史

李璫傳景帝元年元已取漣海數州元江淮大都督

李璫言近獲生口知宋調兵將攻漣水且謀見許浦

射陽湖舟艦相望請繕城塹以備博羅歡傳元將博

羅歡進軍拔淮安南堡戰白馬湖及寶應掠高郵石

普傳樞密院都事石普從守淮安詣丞相陳破賊之

策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

以行而汝中柏用事陰阻之滅其半普行次范水砦

縣南五十里曰范水鎮舊作范水日未夕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

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

幟賊大驚潰乃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直抵高郵

蓋白馬射陽二湖為寶應達淮之要衝而范水則由

寶應達高郵之路也劉寶楠寶應圖經云唐之運河

穿城過儲光羲詩云十里次舟楫二橋通往來二橋

即今城中嘉定廣惠二橋跨宋涇河即市河金王惲詩

雙橋穿寶應一岸入高郵是也明代始不穿城矣

郡國利病書洪武九年用寶應老人柏叢桂言發淮揚

丁夫五萬令有司督發高寶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浪

二十八年寶應縣老人柏叢桂建言發丁夫五萬餘人

開寶應直渠即月河初自槐樓抵界首槐樓抵界首四十里沿湖

一帶隄岸屢修屢圯民甚苦之操舟者亦甚不便由是

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一長隄與渠同期月而

成引水于內行舟自是隄無潰決之虞民亦休息而舟

行稱便此槐樓至界首倚湖為渠之始

案利病書所言督發高寶湖隄六十餘里合高郵寶

應言之也明史稟河渠志太祖時淮揚之間築高郵

湖隄二十餘里明會典湖東有隄長三十餘里洪武

九年用甄修高家潭等處明會典又云成化二十一年高家潭等處造石隄漸

修至二十餘里案嘉靖維揚志高家潭在縣南十五里西會清水湖是洪武時發高郵

湖隄二十餘里發寶應湖隄三十餘里合二縣計之

故云六十餘里也明史河渠志云太祖時開寶應倚

湖直渠四十里築隄護之即指叢桂所開者萬曆寶

應志人物列傳柏叢桂素以梗直服其鄉人洪武二

十八年建言邑中水利請築塘岸四十里以備衝決

先是言于有司寢不行乃相度地多淤泥草莽不可

行以牛步準程無甚差爽經理會計陳說利害畫圖

奏于朝詔許發丁夫五萬六千餘人令叢桂董其役

期月而成今自槐樓至界首是矣邑人至今以為美

談曰柏氏舊堰也案利病書言洪武九年有司督發

寶應湖隄又云沿湖一帶隄岸屢修屢圯是洪武九

年所發之隄逼近湖側二十八年叢桂就湖外直南

北穿渠四十里築一長隄長與渠同此東隄也遂以

洪武九年所發者為西隄此渠既開行者不復由湖

不知廢于何年利病書云柏叢桂就湖外直南北穿

渠四十里湖外即湖東今其渠尚存是時不漕而且

穿明初都南京漕路不由此故云不漕今漕舟甚行屢有風險而渠不

復何也利病書雜引方志此條未載何人之說然必

在宏濟河未開之先案英宗實錄景泰五年六月大風雨湖水泛溢決高郵寶應隄岸英宗天順元年十月漕運總兵右都督徐恭奏揚州一帶寶應汎光邵伯高郵等處隄岸衝決憲宗實錄成化十四年三月太監汪直言邵伯高郵寶應白馬四湖每西北風作糧運官民等船多被隄石椿木衝破漂沒宜築重隄于隄之東積水行舟以避風浪劉寶楠寶應圖經云洪武中所開越河槐樓以南界首以北四十里嘉靖時所議越河即萬曆所開之宏濟河城南至新鎮三十六里槐樓至新鎮十餘里新鎮至界首二十餘里新鎮以南柏叢桂所開河未廢新鎮以北至槐樓柏叢桂所開河成化時已湮是也

明史橐河渠志云陳瑄之督運也鑿清江浦導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永樂十三年五月工成緣西湖築隄亘十里以引舟竝築寶應汎光白馬諸湖隄皆置涵洞互相灌注明會典云揚州高寶運道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湖隄黃浦八淺及寶應縣槐角樓南諸湖相接皆運道所經此寶應縣汎光白馬諸湖有西隄之始亦即由白馬湖至黃浦達淮不復由射陽湖之始

案明時運道其與宋元異者宋元由射陽湖達白馬湖明陳瑄既鑿清江浦導水由管家湖達淮又緣西湖築隄亘十里以引舟于是由淮安直達白馬湖不復由射陽湖矣寶應縣治北十里曰白馬鋪又北五里白馬湖又北五里黃浦鎮是黃浦在寶應縣北二十里而宋樓鑰北行日錄云召伯埭去揚州四十五里三十里過露筋三十里到高郵三十里過塘頭三十里過界首二十五里過范水范水鎮至界首二十里此云二十五里者或范水之新鎮也 三十五里至寶應夜風雨行三十里過黃浦二十里過平河橋言寶應至黃浦三十里者由白

馬湖入射陽湖乃至黃浦繞道多十里也利病書山陽縣故城

河去治東南五十里東入射陽湖西南連黃浦宏治中挑浚淤塞以達鹽城高郵寶應興化等州縣是黃浦固與射陽湖通矣太平寰宇記寶應射陽湖在縣東六十里

据湖之東境而言方輿勝覽寶應射陽湖在城北十五里据湖之西境而言是時射陽湖未淤故謂寶應射陽湖在城北十五里也白馬湖亦在城北十五里則由白馬湖至射陽湖以達于黃浦繞道多十里不足疑矣陳瑄之築汜光白馬諸湖隄据明史橐在永樂十三年南河全考宣宗宣德七年平江伯陳瑄築高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長隄以度牽道蓋隄已圯

壞瑄復修之也

明史河渠志武宗末年郎中楊最請開月河此為議開城南月河之始

案萬歷寶應志云寶應越河之議始于宋陳損之之疏考宋史河渠志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芟薪彌滿宜創立隄堰以為瀦洩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此謂創立隄堰非開月河也下文云又自高郵輿化至鹽城縣三百四十里其隄岸旁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隄以捍風浪損之議開之新河

乃鹽河非湖東之越河也萬歷志謂寶應越河之議

始于陳損之誤矣宏濟月河之議起于楊最明史楊

最傳授工部主事歷郎中治水淮揚值世宗即位正德

十六年世宗已登極上言寶應汜光湖西南高東北下運舟行

湖中三十餘里而東北隄岸不踰三尺雨澤風厲輒

衝決阻壞運舟鹽城興化通泰良田悉遭其害宜如

往年白昂修築高郵康濟河昂誤圭河誤湖加修內

河培舊隄為外障可百年無患是為上策其次于緣

湖樹杙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隄毋使庫薄亦足支

數年是為中策若但窒隙補闕苟冀無事一遇霖潦

蕩爲巨浸是爲無策部議用其中策焉是越河之議實起于楊最而憲宗實錄云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言邵伯高郵寶應白馬四湖每遇西北風作糧運官民等船多被隄石椿木衝破漂沒宜築重隄于隄之東積水行舟部議行漕運總兵巡撫等官相度從之是成化時第遣官相度並未聞漕運總兵等覆奏舉行而明史河渠志云遣官築重隄于高郵邵伯寶應白馬四湖隄之東非也劉健高郵康濟河記云前此董河事者嘗議循湖東鑿複河以備風濤便往來不果行則高郵康濟河未開之前亦未聞築重隄積水以行舟也或謂成化時但築重隄而不積水以行舟然重隄成則越河成矣況萬厯間御史陳世寶請于寶應湖隄補石隄以固其外而于石隄東復築一隄是成化時未築重隄也若果築重隄則後此越河之築亦易爲力何至議之數千年之久而始舉行哉自楊最建議之後繼此請開越河者多矣嘉靖二年秋大水決湖隄種菱汜光湖中護隄以捍風浪名曰青龍港朱應辰青龍港記云揚州之壤有三十六湖尤要害者其在高郵曰璧社其在寶應曰汜光璧社之險宏治間大司寇毘陵白公有康濟河之役汜光自

若也而湖彌險惡舟行往往覆溺又夏潦作隄防屢
決決則甚傷公私田畝廬舍歲時繕完丁夫木石土
埽糜費數萬工役我御史大夫俞公來聞之卽部視
狀旁詢諸便宜言人人殊公徐計曰曷以芟芟水草
也性易植又澶衍繁殖可以制水有功命長隄之西
如運渠之廣緣之以芟長竟湖寬二十餘丈許七閱
月而工成葱葱茸茸蜷湖中若蛟龍然公便來視
喜曰此其狀如龍當以青龍港名之而以記屬應辰
辰再拜而言曰難乘而易失者時也難建而易惑者
謀也難就而易毀者功也今茲之役有三宜焉有四

節焉有五利焉茲可記也夫何謂三宜旱而涸爲易
植芟于天時宜植芟無難爲于人宜植芟于湖之隄
于物性宜是故三宜順而有以獲乎天矣何謂四節
無帑藏之發節乎財無征調之擾節乎力無采石伐
木之費節乎工無畱時惕日之久節乎時是故四節
謹而有以裕乎民矣何謂五利庇風捍流其于隄防
也利遠險去害其于商賈也利濬渠之中以便漕舟
其于轉運也利多張水門時蓄洩之澆漑田苗其于
農功也利罷歲繕隄防大費其于丁也利是故五利
興而有以益于時矣順三宜謹四節興五利而智以

乘之謀以定之果以決之茲固其可記也夫按前楊最所建之中策緣湖樹杙數重以護隄此則于湖種菱取其柔而制水舟行其中一若港然故名曰青龍

港也世宗實錄嘉靖五年六月丁卯工部郎中陳毓

賢言揚州寶應縣范光湖為糧運必由之路湖四面

甚廣水勢瀰漫僅以三尺之隄障之一旦積雨水發

則橫奔衝決不惟阻糧運而河隄以東田土俱成巨

浸此第一患也臣以為障水固所當先洩水亦不可

緩請于河隄以東修築月河以分水勢如工費浩繁

財力有限則請自淮安而下自寶應至高郵建平水

閘數處以洩其流亦中策也得旨令治河都御史辛

拯督漕都御史高友璣會議相度果開月河有益即

定計為之毋惜小費題准于汜光湖東傍舊隄開新

河長三十里明會典嘉靖五年題准于汜光湖東旁舊隄開新河長二十里遂棄康濟河不

用康濟河在高郵與寶應月河無涉會典誤是年戴金亦請開越河不果

劉天和問水集云淮揚諸湖每遇暴漲風浪觸隄則

隄壞舟行遇之則損溺近汜光湖議于隄外開支河

即月行舟以避前患用心仁矣議者謂不獨范光凡

諸湖之廣而水勢盛者皆可為支河諸湖謂白馬界首邵伯湖也

蓋隄外之地本下取土為隄不數尺即可通舟費亦

無多治水者歲歲圖之則效矣余深有望焉但支河至湖塘岸須多畱隙地密栽深柳每濬河淤泥卽以培之塘岸永固矣諸湖更多開滾水石壩壩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運漲不致衝岸壩下則開深渠以通瀕海魚鹽之利民田亦免浸沒之害矣嘉靖維揚志嘉靖七年御史王鼎言汜光湖漕貢舟必經風浪險惡往往傾覆請開內河行舟以保漕運建閘座以固隄防十年御史聞人詮疏略云臣昔令寶應切見本縣南臨巨河延袤三百餘里中經一綫之隄風浪險惡防岸屢崩軍民糧運等船輒

見覆溺每當一決之時動有千金之患卷查正德年間修壞塞潰經費不下數萬餘兩其沒溺人船荒棄田土蓋又不能以數計也高郵地方舊時亦多湖患宏治年間刑部侍郎白昂奉勅開越河一道計用工

料價銀四十餘萬兩

萬恭治水筌蹄云白公以七十餘萬金成康濟河

今寶

應與之接壤受患相同而興利之功獨異節經管河郎中陳毓賢等相繼具題俱奉有明旨因撫案諸臣遷代不常守土之官僥倖無事遂皆因循廢閣久而無成臣目擊斯弊當日卽行具奏已蒙命下該部轉行看處臣與前任揚州府知府易瓚等經畫估計約

用工料等銀九萬七千餘兩臣猶自度土木工程非浪估可計其數國家重事或冒破不免于辜迺鳩集百夫試築一方合用人工椿木甃石灰料等項俱以一起十積算引伸共計用銀四萬三千三百兩零三錢蓋已減于原勘之半而視昔日康濟河之功僅十之一耳猶恐多則傷財少則病民仍復會同先任管河郎中黃行可逐一查覆明白數申總理河道衙門去訖今又逾二年于茲仍復未見舉行伏望勅下該部議將兩淮餘鹽銀兩查給前數選差司屬官一員前去督理責限興工戶部員外郎范韶

寶應人

疏略云

寶應汜光湖與新開白馬等湖白水陳公等塘匯而爲一周圍計五百餘里可謂天下之要害也白昂于高郵湖修築康濟越河今逾四十餘年安享猶如一日惟寶應越河未築湖隄屢決糧運長阻先任知縣聞人詮畱心漕運丈量見數試築一工計費若干積算萬工皆有定數估計給工最爲節省伏望亟爲開築務在來春乘天和水涸之時興一勞永逸之利則隄岸庶免衝決糧運庶幾無虞矣陝西按察使仲本疏略云天下之事聞之者不若見之者之真見之者不若身任之者之切臣揚州府寶應縣人今致仕家

居目見本縣湖水險惡每歲衝決之患節經諸臣具
 題節奉聖旨修築但聞近日勘官狃于故常不肯任
 事臣謹詳高郵越河長四十餘里今寶應湖用力于
 弓弦計工二十餘里比之高郵已減一半又經聞人
 詮修築樣工一處若不因時修築則隄岸決不可保
 漕運必致有傷田地人民之懇復亦無期日矣明會
 典嘉靖十年寶應湖東築月隄長二十一里蓋傍舊
 隄為之是時以地方災傷工力重大錢糧未敷未暇
 修築月河也嘉靖十年始築月隄是知成化間未築重隄世宗寶錄嘉靖
 十九年九月壬寅運糧千戶李顯疏築運河三事其

一謂揚州南自儀真北抵淮安俱藉寶應汜光湖諸

水接濟乃湖南北相去三百里

寶應圖經謂此統山陽寶應高郵召伯諸

湖言是也廣百二十餘里卒有暴風漂蕩不測議于范光

湖隄迤東開築月河以免水患上命工部議行穆宗

寶錄隆慶二年御史蒙詔條奏寶應湖風濤叵測往

往沈覆宜如高郵康濟河故事別鑿一河以近隄民

田為之計畝受直免其征稅河防一覽圖說隆慶三

年高堰大潰淮湖之水降洞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

決黃浦八淺明史河渠志是年帝令翁大立議築寶

應月河穆宗寶錄隆慶四年三月工部覆御史楊家

相所陳于寶應湖議開康濟河寶應圖經謂如高郵康濟河之制是也

所宜亟舉皇明經世文編萬曆元年總河侍郎萬恭

疏請開寶應越河云淮北運道全賴諸河淮南運道

全賴諸湖淮之南為寶應湖又南為高郵湖又南為

召伯湖三湖者故非相通勢各東注故前代之運率

由六合入邗溝達淮以入于汴河邗溝在三湖之西

謂由六合入邗溝沿嘉靖志之誤至謂邗溝在三湖之西尤誤累淺膠舟不利運先

臣陳瑄棄之而于三湖下流聯東隄三百里陳瑄湖運之法

亦本前人此謂創自陳瑄亦誤以西受七十二河之水會于諸湖血

脈通貫運乃大利顧三湖召伯最小鮮風濤之患高

郵大先臣白昂治高郵東月河三十餘里迄今八十

三年官民舟楫由月河中若履平地甚利賴之寶應

最大道經槐角樓以西上源水勢瀾漫不覩畔岸東

循石隄若鐵城然舟人畏候風色北風則南浮達高

郵南風則北浮達山陽然天有時不可必也地有險

不可避也幸而風色按候停勻則鼓棹揚帆可保且

夕惴惴之命若浮至槐角樓風勢迅暴又若中流西

風大作則數百里長風巨浪擁壓舟艦激蕩于石隄

洶湧中糜爛漂溺民命葬魚腹靡孑遺矣臣于去冬

行部十月二十五日寶應湖風濤沒千餘人今春三

月二十日沒風濤者又八百餘人舟楫勿問也五閱月而漂沒若此則一年可知十年百年更可知也生齒幾何而生棄寶應湖中者不可勝紀不亦傷乎臣亟檄所司勘設寶應重隄卽重隄爲月河以避風濤

恭雖爲此議重隄亦未築

臣愚以爲有九利焉夫高郵月河非不

善也使循西老隄爲之一護老隄多一重關則老隄固一通舟楫夾河而行則牽挽便斯善之善者也乃遠老隄爲之弓絃而築月河若張弓弓與絃之間環民田八萬畝費銀七十餘萬兩成之今八十三年中老隄不守八萬畝灌而爲湖是又益一湖也豈徒傷

財又棄民膏腴今又以二湖之勢攻中隄中隄斷續亦不守矣臣斷以爲不善臣今循寶應而爲之東隄老隄加重關焉有所恃而不恐一利也東隄成卽引水注其中舟楫由之是以重隄爲月河一舉而兩得二利也于平土築護隄原不爲月河而月河之費藏其中費省而用博三利也老隄得月河牽挽之便東西並行孰不保惜非若高郵棄老隄于四五里之外者則老隄固四利也官民舟楫由月河中坐視槐角樓上下之風濤患不能及五利也二隄竝峙一隄損復有一隄高寶興山諸州縣區決隄之慮虞虞之危

六利也臣爲此計使月河成國計民生幸甚不成護隄之安費而無失七利也護隄之間設平水閘三閘下爲支河引水入射陽湖東注于海取支河之土築月河之隄事省工集八利也或謂東隄成爲月河則老隄夾二水中不固獨不曰高郵老隄夾二水中西當大湖東當八萬畝巨浸乎高郵中隄西當八萬畝巨浸東挾月河乎月河廣不踰六丈風濤不興但有護老隄之力而無齧老隄之害九利也伏乞敕下該部覆議了此不過兩月數萬兩耳不果明史河渠志萬曆五年御史陳世寶請于寶應湖隄補石隄以固

其外而于石隄東復築一隄以通月河漕舟行其中

明史橐石隄作右隄寶應圖經云隄東復築一隄舟行其中卽所謂月河也通月河者當謂此新月河通洪武時所開月河南河全考萬曆八年總河都御史潘季馴

上言據鹽城縣知縣楊瑞雲寶應縣知縣李贊揭稱

寶應隄內重創月河與高郵康濟河事體相同節經

部院題請勘議舉行但工費不貲當此勞費之餘災

傷之日恐有不堪相應暫停姑候時和年豐再圖興

舉神宗實錄萬曆十二年八月吏科給事中陳大科

言汜光湖浩蕩無際嚮爲運道梗所司議開越河而

一主圈田以防夾攻一主靠隄以省修築昔白侍郎

昂康濟河圈田之制也比吳尚書桂芳靠隄開越河十餘年來未聞衝圯臣意白侍郎治湖于宏治初年田高于水挑濬可施卽田有積潦輒開涵洞以注于湖民利賴之至嘉隆間黃河南徙水高田丈餘昔所謂圈田萬頃蕩爲巨浸湖身旣高涵洞俱塞若復圈田徒爲貯水之窪增老隄之殃臣以爲靠隄開河此已成之事也夫定開河之議難而經開河之費尤難計開此三十餘里之河非二十萬金不可此二十萬金者可望之天雨鬼輸乎請畱戶部改折銀兩不可也而南京戶部歲支寄庫之銀或可借支乎請畱淮

揚撫按罰錢無多也而兩淮巡鹽銀兩或可多給乎請加派淮揚均徭里甲則灾膏頰仍之處也而浙江江西湖廣俱有漕糧千係至重山東舊有協濟夫銀或亦可津貼乎夫漕糧國家之儲積也生靈國家之赤子也以國家之財用濟國家之儲積拯國家之赤子何久之不決而未有條上方略者此則重臣不專一之故也何者定開河之議與經開河之費其責在總督漕運一人而已頃因九列員缺數多卿貳不得不以次遷補故漕運撫臣代遷不常前人擘畫後人易盡非假以歲月責以底績不可先臣堯歷任工部

右侍郎總理河道力議開越河時漕運河道分爲二
意見不同不久遷去遂抱遺忠耿耿未竟今汜光湖
之險迥異往年不容一日泄泄者疏入上意始決十
月漕運總督王廷瞻奏寶應新開越河分爲三工每
工司道二員相兼總管報可十一月禮部儀制司主
事陳應芳奏頃見漕臣開越河一疏其稱論方取土
以丈計之約用工銀九萬六千有奇而木石之費十
二萬其派夫必得五萬人而後可竊意夫以五萬每
名日工食則當一日千金矣是所謂九萬六千者止
可供五萬人三月之費借曰更番迭用亦止足供六

月之食大約計之則九萬六千者可足一年夫役之
募乎其不足者撫按自有處乎抑令民自爲贍也臣
往見河工之舉撫按下之州縣州縣下之里甲里甲
不足于是以家貲之上下爲出夫之等第籍名在官
而趣之役牌票追呼之擾遍于閭閻叫號怨謗之聲
盈于道路此籍名之苦一也及其不可脫而爲之辦
夫一夫遠者月有一兩二錢之值近者月有九錢之
值有稱是而計月以安家之值以一家爲率辦夫五
名則月幾十金之費矣往往傾貲以償其費不則鬻
產賣子數月之間閭閻一空此僱夫之苦二也及其

以應僱之夫往卽工所多方影射百計索求一不遂則撻鞭之夫多逃去則以逃夫呈而移檄州縣逮之原籍名之人又僱夫以補其額而就逮之費亦復如前是重困也至如官銀卽使盡所議者給之猶不足以償十分之一而況所給者受值之人非出值家也以故不才佐貳通同胥役恣意侵剋徒有募夫之名而害歸于籍名者之家利入于管工者之手此赴役之苦三也請以三策籌之與其使當事諸臣陽爲節省之虛名而小民陰受賠累之害孰若照糧起科明爲加派而以九年十年拖欠錢糧蠲免人情未有不

樂從者至于東南孔道各省協濟之銀揆之事理必不可無昨撫臣議五萬臣以爲少奈何不允而使獨累淮揚赤子也夫錢糧足則官操其值以募人如各驛遞等夫非以厲民而且養民此理之正策之上也瓜儀巨商大賈往往建寺修橋嚮倭夷之變揚州外城俱係鹽商倡築不期月而集今或懸旌表之令開事例之門授冠蓋給旌匾必有應者而往來商船除鈔關外量于湖口抽其稅課以佐急此事之權策之次也如其不責名實加派協濟不可事例抽稅又不

可而忍聽民自賠此則無策工科右給事中馮露亦

言廷瞻之議欲將舊隄儲用之石加之新工以石砌潭原議者八今減而六反覆陳舊隄之石不可移八潭之砌不可已報可失越河之議起于正德末年嗣是請開越河者甚多至萬曆十一年而議始定見萬曆寶應志蓋距楊最建議時已九十三年其成之之難如此今故詳載諸公奏疏俾覽者有所考焉此條請開越後條越河與工奏疏碑記寶應圖經已詳載但彼書雜絃他事此則專錄議開越河及與越河有涉者彙為一則俾觀者瞭然耳

明史稟河渠志萬曆十三年從總漕都御史李世達議開寶應月河此寶應南門外至新鎮三官廟三十六里

新開月河之始

按行水金鑑引神宗實錄萬曆十二年總漕李世達按臣馬允登鹽臣蔡時鼎議于石隄之東開越河以避其險而河渠志云十三年者萬曆寶應志云越河以萬曆十二年九月興工明年五月奏績蓋世達建議于十二年史志據工竣之年故云十三年也明史稟河渠志又云寶應范光湖諸湖中最湍險者也廣百二十餘里槐角樓當其中形曲如箕瓦店翼其南

秤鉤灣翼其北

寶應圖經云嘉慶揚州志青蕩湖東為秤鉤灣青蕩湖即清水湖志又云

五淺西隄秤鉤灣正清水湖東岸

西風鼓浪往往覆舟陳瑄築隄湖

東蓄水為運道有所受下無所宣遂決為八淺匯

為六潭興鹽諸場皆沒而淮水又從周家橋漫入溺

人民害漕運至是工部郎中許應達建議世達用其

言以奏乃決行之王廷瞻傳前巡撫李世達等議開

越河避其險廷瞻承之據李世達傳時世達入為兵部尚書鑿渠千七

百七十六丈為石閘三減水閘二寶應圖經云明會典宏濟河南北二

閘長沙溝減水閘朱馬灣減水閘劉家堡減水閘俱萬曆十二年建南北二閘即石閘據會典當云石閘

二減水閘石隄三千三十六丈子隄五千三百九十

三是也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十二年九月興工詔

旨褒嘉賜河名宏濟行水金鑑是年六月初十日漕

撫王廷瞻題奏略云寶應地方澤國委流汎光一湖

尤居窪下東西相望浩淼無涯洪濤迅浪不時常作

加以西風號起洶湧排空蕩擊石隄摧殘舟楫人人

不能必命而葬之魚腹中者無月無之無論其遠如

萬曆十年一日而斃者千餘人十二年糧船沈溺者

數十隻漂沒漕糧至七八千石殊為運道之梗遠近

之民談此湖者不寒而慄且東南財賦轉輸以充軍

國之需命脈所係豈容哽噎若此臣仰遵廟畫殫力

經營夫役用銀募招未嘗派擾里甲木石差官採買

亦不干及有司雖勿亟之令屢申而胼胝之趨益勵

興工甫及八月用費猶有餘銀兩隄竝築五閘屹然
數十里之湖患屏之藩維千百萬之生靈盡居衽席
且舊隄有重關之險永無潰決之虞行旅藉之以爲
安居民恃之以無恐萬口歡呼咸稱不朽先年高郵
越河成蒙欽定河名康濟近年淮安新河成蒙欽定
河名永濟今寶應越河尤爲緊要自此而南由高儀
而達于江自此而北由淮浦以達于河實爲運道咽
喉第一之關伏乞特賜嘉名以光萬世大學士沈一
貫爲宏濟河記云淮揚之間有巨浸焉曰邵伯高郵
寶應三湖邵伯故狹小高郵有白康敏越河寶應謂

之汜光值黃蕩口居湖中心相距百餘里勢旣淤汨
加以西風之衝槐角樓如箕如縷不能獨拒守吏常
苦憊方波忽濤罷鼓不時三老長年望雲測景而後
行如遭其平揚帆如履地偶逢其怒棄柁拽如葉耳
蓋陽侯之欲無厭而魚鼈數飽民命如壬午秋竝舉
巫招者纍不可計也且湖以東田無慮百萬頃決輒
爲沮洳七邑生理盡矣工部郎中許君應遠倡越河
議中格不行都御史李公世達來督漕許君理前語
李公語嗾使者曰吾欲隄寶應而假資于君今嗾緩
十六萬能損其半相助乎嗾使報可李公更請資于

留儲亦報可迺與部使者偕言于上而陳給事大科者揚之通州人習知河事上言甚切直工部覆請得俞旨將筮日鳩工而李公遷南京兵部尚書禪御史王公廷瞻繼之載容載程宣力不勅自三官廟抵南郭外延袤三十六里三分其工許君暨海防參政舒君大猷董其北中河郎中陳君瑛徐州兵備副使莫君與齊董其中理刑主事羅君用敬漕儲參政馮君敏功董其南卽舊隄爲西隄而別隄其東杵薪累石實以剛土引水注之舟行其中築滾水壩三以時疏洩水暴長則越河注支河

此支河卽壩下之引河也

道射陽廣洋

入海殺其太過無令留害始卒八月亟成而堅用鏤鏃暨南戶部金各十萬河成而舟銜艫至若行溝涂昔之惕號辟易者歌諱許以若嬉漕隄以東所謂百萬頃者長老言往歲旣苦澇亦苦旱重隄防而不敢浥一勺也今資蓄洩之利皆膏壤矣工旣成上甚嘉悅賜名宏濟爵賞有差予嘗謂舉大事決謀難工鉅費繁請帑藏不可括閭閻不可籌貲難重臣數易在職者遠廬目前任事又難今費省而力宏人不勞而效捷是策臣之計定而廟堂之聽審也諸大夫又能家視國私視公駢工協勞如手足耳目之相爲力乃

知遠猶如石必有同心一夫疑貳羣策不發使慮國
事者盡如諸大夫也庶績不成而太平乎何有李廷
機記云淮揚間數百里有召伯高郵寶應三湖受天
長六合七十二河之水運道所經召伯故安無患高
郵自白康敏公開越河圈田爲漕利者若干載後因
其圯壞循老隄築重隄河竟安流獨寶應汜光湖延
袤三十五里五當作六下同瀰漫衍溢不見涯涘而槐角樓
處湖中如箕風之所激洪濤巨浪簸蕩湍悍震天撼
日幾與渤海埒歲漕至則舟工舵師惕息相戒望雲
物測景而後行風順浪平揚帆過之舟駛如鷺不崇

朝而達于淮雲起膚寸狂飈倏來飄搖衝擊柁不及
旋巧不暇施敗亾覆沒無完艘者粟之所輓民之膏
脂縣官百吏六軍之所待給漕卒商旅一舟數十人
之生一朝之不期胥溺俱沈輸于蛟龍鼉鼉之宮而
下爲魚鼈食也如往歲壬午之變可觀矣天子念漕
計大民命重不愛勞費灑沈澹災于是察羣言用大
司空議責任撫臣棄圈田之迂謀視高郵之成事循
老隄築長隄爲河引水注之輓舟其中舳艫相銜安
若衽席蓋其便利大矣予惟縣官倚漕而食寶應當
淮揚之間咽喉之地有如湖患爲梗漕艘不得前卽

清濟濁河疏濬底定彼漕艘者非效醯壺醬葜可懷
挾提挈而越之亦非效烏集鳥飛兔與馬逝灘然而
至者如人病在咽喉何言脾胃故寶應之于漕亦亟
已其議久不決者經始之慮衆不及睹甲可乙否莫
執其咎則難役鉅費繁所出不貲上不得仰給于內
帑下不得搜括于外庫減省不足以就功而贍給又
無所措則難重任數易遽廬視官計日待遷莫適任
患則難幸賴天子神聖明見萬里外毅然獨斷不憚
一勞暫費知人善任以有成功蓋非臣之力君之德
矣昔嘗怪西門豹魏之能臣漳水遺利史起興歎及

觀豹所稱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爲左右治鄴而君
拜臣之言然後知文侯固不善用豹未必漳水在其
旁而豹不知用也語曰君如枹臣如鼓事如車技如
馬則惟今日之謂余故記之以備修河渠志者採焉
河南起新鎮三官廟北經槐角樓至寶應南門長三
十五里新隄廣若干尺役人徒若干費金錢若干緡
經始某年月以某年月竣有事于諸役者某某得竝
書邑人吳敏道新開宏濟河諸公生祠記云國家歲
漕東南粟四百萬石于京師率自瓜儀聞進歷高寶
而北出清口高郵則有甓社湖寶應則有汜光湖皆

險要能害漕宏治二年侍郎白康敏公業已開高郵
康濟河避巖社之險萬厯五年工部尚書吳公重修
築之乃汜光湖則眎巖社爲尤險蓋其西接天長盱
眙泗水從雲山白水衡陽而下勢若建瓴直注汜光
湖澎湃洶湧浮空無際而槐角樓當湖中央其形如
箕兩翼夾擊不風而波更值西風暴起則驚濤捲雲
怒浪如山陽侯天吳掀舞簸蕩天日爲之無色萬斛
巨艦觸石立碎舟中之人盡魚鼈矣此患無歲無之
其尤鉅者壬午之變千舟半渡一風而盡浮尸無算
慘不忍言自是冤氣瀰湖馮波爲崇行者望汜光如

入鮚囊艤舟恆累日候風色占雲氣徘徊而不敢進

嗟乎所爲越河者顧可緩頰而譚哉越河之議蓋肇

于嘉靖間工部侍郎陳公堯世宗卽位楊最上議其

後河臣屢議屢停未聞有奮膺而決筴者蓋謂東地

窪下取土難工費繁鉅計財難奏工非積歲不可而

競進者方蓬心蒿日以覬速遷則任事難言人人殊

堅白不肯相下則同心難夫是數者所由以沮格不

行也南河郎中許公力主越河之策白于督府李公

李公以爲便計與部使者馬公偕言于上而所請資

則南大司農帑金十萬饒使者蔡公亦樂以贖緩羨

鹽十萬佐之及撫巡贖銀五萬時大司空猶援康濟河圈田故蹟持近隄遠隄二議以求永利會給事中陳公郡人也先工部侍郎子爲上極陳開越河之便且言圈田之必不可留于是徵材徒計河三十六里三分其工屬諸大夫分董之董其北則許公暨海防參政舒公董其中則中河郎中陳公徐州兵備副使莫公董其南則刑部主事羅公漕儲參政馮公諸大夫駢力協心宿留河上部署丁卒日程督之築其東新土隄培其西舊土隄凡爲潭者四皆鑿以石餘皆護以椿笆南北建石閘二以通舟航出入而南閘外

又築攔河壩又築東水隄中建滾水石壩以疏洩水勢而壩之東則又開濬支河令其水得從射陽廣洋走而入海河之中夾植菱葦亦藉之爲隄衛而隄之上遍植柳以廕牽夫蓋縷縷稱備善矣肇工于萬曆甲申九月二十一日明年四月二十六日奏成上大嘉悅賜名曰宏濟河在事諸臣爵賞有差夫自宏濟河之成也狂飈退鷗水波不興漕艦運舳官舫商舶揚帆而濟醴酒而慶若坐天上若行鏡中疇昔風淒雨迷檣沈艣折之景不復刺眼歲所全活生命不可數計誰之功也譚者謂康濟河費金七十二萬宏

濟河曾不穀三之一姑無論已往歲隄屢潰屢塞之
動數千金計黃浦之費且數萬金今者兩隄對起虹
蜺鼇峙卽有外浪安能撼擊重隄而潰之所省拳茭
槌竹沈玉之金又不知其幾誰之功也隄潰則東望
無田數千萬頃漾渺汪洋皆爲魚鼈蛟龍之區豈啻
蓄寶應卽興鹽高泰諸州縣下及諸鹺場盡爲巨浸
邇年以來潦消田出鴻鴈之民爭歸而買犢犉把鉞
縛墾萊闢蕪塍明綺錯蓑笠彌野邨舍相望至秋則
黃雲縵縵且數百里葭葦軋軋社鼓之聲不絕于耳
又誰之功也呂泗潭上槐角鎮前危樓拂斗飛閣入

雲金銀色界昭映湖天舊稱險惡擬羅刹者而一旦
變爲方洲圓嶠琳宮璇洞璀璨壯麗最爲江淮奇觀
而汜水諸鎮則開廛列肆通闐帶闐商賈繼至而輻
輳諸方之貨鳥集鱗萃尤足以聚百族而興八寶之
利此又誰之功也祀典有功于民能捍大災禦大患
者竝得祀之羣公有焉于是八寶父老醵金建祠宏
濟河隄上設羣公長生位而俎豆之又屬余序述其
事載之貞珉以垂示永禩云萬曆寶應志云是河之
開數十年而後定鉅工之興若此艱矣乃一時草創
未及經久之圖卽以南北二閘言之北閘門稍東而

水勢北來如矢舟難徐轉損壞無算非知縣陳燿建

議改令徑直易于出入幾何不為三峽呂梁之險乎

又頻年以來從淮安至寶應築西長隄一道黃水從

通濟閘入者通濟閘在清江浦即清口也挾沙而來河身日高運

道日窄有如當事者思此河經始之難慮此河淤塞

之易咨訪濬治良策俾流沙不積漕渠不壅又三十

六里之隄盡用石砌卽有異常風雨不令衝決則漕

其永賴矣按宏濟河兩石閘嚮置河中閘久廢而石基尚存一座南河成案乾隆四十二年兩

江總督高晉奏寶應地方舊有宏濟石閘一座閘門僅寬二丈四尺水行至此爲之一束未免阻其暢流之勢以致下游河底積沙未能暢刷兩腮淤土亦難條除此閘建自前明久無啓閉今擬照雙金閘六漫

閘拆除之法將牖牆拆去河面展寬則水勢可以暢行下流浮沙易刷矣萬厯寶應志又

載治水或問云或問寶應越河淤泥萬厯甲申歲開

挑迨五六年後而河墊底高由通濟等閘黃水內灌

沙壅之耳節年河官急爲治標之計束河使窄夫亦

有深意焉蓋河寬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

理固然哉惟窄則流駛而沙隨水刷故束水衝河以

水治水之道也頃當事者既河身日高圖爲挑濬之

計估用工費三萬餘金及癸巳秋六淺隄決南閘之

水北趨北閘之水南趨越河積淤衝刷殆盡計塞決

之費僅七百一十餘兩事固有因敗以爲功者此亦

見束水刷沙之一驗也奚必議大挑以靡費擾民為哉但令清口通濟閘非漕貢不啓而官民商旅之舟復車壩庶幾黃水不入而河淤不至日增矣

河防一覽寶應月河自黃浦至三官廟前長二十里水

多旁潰入湖是以流緩沙停新開一帶淺阻為梗據方輿紀

要此謂淮安新開今加築西土隄一道以束漕水可省挑濬之

費此寶應南門外北至黃浦二十里月河新加西土隄之始

按此因月河易淤水多旁潰季馴加築西土隄此二十里之月河非皆季馴所開也明初運道由白馬湖

直達淮安不由射陽湖白馬湖南北皆有運河郡國

利病書云運道逕寶應湖而北穿河行過白馬湖自

白馬湖而北穿河行至淮城之西南是也蓋寶應南

北舊有運河嘉靖間重浚宋涇河朱曰藩記云宋涇

河者寶應之市河也南北界運河則南北皆有運河

明矣城南運河亦非萬厯時始開范韶疏云寶應若

開越河長僅二十餘里仲本疏云寶應湖用力于弓

弦計工二十餘里此除城南運河言之也陳毓賢疏

寶應汜光湖往來運糧等船入湖三十餘里陳大科

疏云開此三十餘里之河連城南運河言之也萬厯

時城南運河亦嘗淤墊故開宏濟月河時從縣城南門外計之故云三十餘里也嘉靖維揚志云高家潭在縣南十五里官河內則城南舊有官河矣城北運河直接淮安惟中間由白馬湖數里耳歸有光集壬戌紀行下云嘉靖四十年初同行者有數百艘南旺分而為二先行六十艘出會通河舟皆散是日風阻寶應又以百數夜始行牽纜如織至瓦澱湖口瓦澱湖口即汜光湖廟在縣治西南三十里范光湖口故知范光湖口在也十九日風猶逾遂至露筋廟出邵伯湖又云淮陰六十里至黃浦口出馬湖三四里入內隄行至寶

應出湖四十里內隄行至露筋廟出邵伯十八里云出馬湖三四里入內隄行至寶應則出白馬湖之後即入內河行與郡國利病書合河防一覽隆慶三年高堰大潰決黃浦八淺湖隄十五處明史五行志萬曆五年淮河南徙明會典由黃浦口入石隄多壞河防一覽萬曆六年潘季馴奏入淺決工委水利道副使張純黃浦決工委南河郎中張譽俱于九月十五日起工七年十月告成季馴上疏曰總管官南河郎中張譽督揚州府同知韓相等塞完黃浦決口先築南北攔河壩二道共長四十五丈根闊一十三丈頂

闊十丈高二丈填築正口土隄一道長九十四丈自水底至頂高三丈八尺根闊十三丈總管官水利道副使張純督淮安府帶銜同知劉順之等塞入淺決口長八十五丈六尺內土隄根闊七八丈不等頂闊二丈自水底至頂高二丈至一丈四五尺不等外包砌石隄一道此謂東岸決口隄外包砌石工長八十五丈六尺高一

丈五六尺不等又石隄兩頭接築舊土隄共長一百五十丈俱根闊三丈頂闊二丈高一丈三四尺不等南北攔河壩二道共長五十九丈西隄一道長二百四十一丈俱根闊五六丈不等頂闊一丈三四尺不

等自水底至頂高一丈六七尺不等河防一覽又云寶應縣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其當湖心而東卽所謂八淺隄也往歲隄決湖水奔逸建瓴而下舟楫過者少遇西風輒沈溺不可救其決處闊八十餘丈深且二丈五六尺不等而水勢湍急莫可名狀雖不惜費寧能與水角力哉屢築無功覆轍可鑒也乃議從湖心淺處先築西隄一道以捍其外仍于河之南北截壩二道暫令運艘越湖而行隄壩成則八淺正決瀦水不流捧土而塞之矣是築西隄者正所以塞東決也但東決正塞西隄終不可棄必須歲加修築仍

密種楸柳菱葦之類使其能當濤浪則東隄不守而自固矣按季馴塞黃浦入淺俱築南北攔河壩黃浦本有西隄故但築南北攔河壩而決口已斷流矣萬歷寶應志寶應有九淺八為白馬淺是八淺正當白馬湖本無西隄故季馴築塞八淺決口必先築西隄而後于河之南北截壩二道西隄成則月河成矣故以河言之若不先築西隄則南北不能築攔河壩此理之易知者足明西隄未築之時運舟經此必由湖矣季馴云當湖心而東即所謂八淺隄者此謂靠湖之東岸云議從湖心淺處先築西隄一道以捍其外者此謂于湖心

築隄水底施工故季馴疏謂西一道自水底至頂高一丈六七尺不等也方施工之時南北築攔河壩運艘自必越湖而行若決口既塞南北攔河壩一拆則運舟自必由內隄行走故季馴謂東決正塞西隄亦終不可棄也然則八淺未決之先運道必由白馬湖八淺既塞之後運道始不由白馬湖矣是白馬湖旁三四里之越河實萬歷七年潘季馴所築也河防一覽都給事中常居敬欽奉敕諭查理河漕疏行水金鑑引實錄在萬歷十六年略云據該各道會同南河郎中羅用敬等勘議高寶一帶由淮引黃河渠日高雖有湖隄越河

足避風濤然邵伯寶應二隄尙未包砌土隄單薄巨浪乘風傾潰可慮善後之計不可不圖謹將淮揚應議應舉工程欵列開呈等因到臣臣查寶應西隄邵伯石隄俱屬要害委不容已謹將應舉工程事宜欵列分別上請一築寶應西隄以束漕流照得固隄卽所以導河導河卽所以利運從來治河試有明驗彰彰矣何也水之爲性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爲勢急則通緩則淤理固然也其在寶應湖口三官殿米市竹巷口一帶

寶應圖經三官廟在南門外河西與新鎮三官廟別竹巷在南門外米市卽在

竹巷 歲每淤每撈邑恆患之究其故該縣未築西隄

則水多肆溢河流不束赴下力微以故湖口三官殿等處淤淺殊甚前者一歲一挑今則一歲二挑猶以淺澀爲慮重運所經不無遲滯合無比照山陽縣培築西隄一道自黃浦南壩口起至宏濟河北閘向南二三丈止計二十里許加築土隄高五六尺底闊一丈二尺頂闊五六尺共該銀四千一百三十一兩則因河勢以築隄固隄防以束水而該縣淤淺之患漸可去矣一砌邵伯湖隄以免歲修令于一淺二淺

此謂

邵伯一淺 隄向湖心險要一帶除已包石外俱應接續

包砌該銀二萬二千九十七兩嗣經工部議寶應土

隄所以束水邵伯石隄所以禦浪戶部覆准將淮庫別項銀兩先借支二萬六千二百二十八兩趁此秋冬水涸作速興工築砌俟新運輕齎二升米銀解到不必拘定年限照數補完季馴題奏河防一覽圖說在萬曆十七年總管官海防兵備道副使周夢陽與原任南河郎中羅用敬督同揚州府通判劉汝大等築完寶應西土隄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內椿笆工長二千八百三十七丈土長七百九十八丈俱底闊一丈三四五尺頂闊八九尺一丈高五六七尺不等按羅用敬等勘議邵伯寶應二隄尚未包砌土隄單薄尚未包砌者

謂邵伯湖隄未包砌石也土隄單薄者謂寶應西土隄單薄故須加築也常居敬謂該縣未築西隄者非謂西本無隄特西隄單薄耳故居敬又言比照山陽縣培築西隄一道於寶應加築土隄也云加築則本有隄可知按萬曆七年季馴所築八淺之西隄高一丈六七尺不等又築寶應湖隄自六淺起至瓦店止長二十里高一丈六七尺不等見河防一覽季馴所築之隄皆高一丈六七尺不等居敬請加築之隄本以束水使不旁潰居敬所議者高五六尺季馴所築者高五六七尺不等若自水底施之僅高五六七尺何以

東水故知先有西隄此時特加高厚故高五六尺卽可以束水居敬以由于上游之水散漫則下流易于停淤三官殿一帶每歲易淤故于上游黃浦以下二十里之河築隄束之也河防一覽圖說于黃浦云此處旁溢入湖萬曆十七年加築西土隄皆謂加築以束漕流非謂此年開月河也河防一覽言河防險要云寶應月河自黃浦至三官廟前長二十里水多旁潰入湖是以流緩沙停新聞一帶淺阻爲梗今加築西土隄一道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以束漕水可省挑濬之費須責夫看守栽植菱柳加意培護歲修之

工可勿緩也李馴謂寶應月河之水旁潰入湖乃加築西土隄一道益明西隄未經加築之先黃浦至三官二十里已有月河矣

方輿紀要寶應界首三里湖稱險地萬曆二十八年劉東星檄郎中顧雲鳳開界首月河十餘里避湖險此寶應界首湖新開之月河也

按洪武間柏叢桂所開之越河起槐樓至界首共四十里新鎮以北至槐樓十餘里叢桂所開之河成化時已湮新鎮以南至界首二十餘里之河成化時猶未湮也至是亦廢由界首者復由湖矣萬曆十七年

潘季馴包砌界首三里湖石隄八百四十丈東星爲
 總河乃築界首月河東星所築界首之月河在寶應
 者僅三里餘皆在高郵詳見高郵運河圖
 明史橐河渠志宏濟南北開夏秋淮漲吞吐不及舟多
 覆者神宗季年乾隆江南志載此事于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督漕侍郎陳荐
 于南北各開月河以殺河怒而溜始平此宏濟河東有
 南北二月河也

按南河全考云陳荐檄郎中何慶元揚州道熊尙文
 開寶應宏濟河北月河一道長一百三十丈南月河
 一道長一百五十丈又建近湖西隄九淺七淺滾水

石壩二座明年工完

方輿紀要引漕河考作八淺九淺

寶應圖經云

月河亦有束水二閘康熙寶應志云宏濟南開越河
 閘一道北開越河閘一道金門皆閘一丈六尺月河
 今塞自劉東星開界首越河之後寶應由界首至黃
 浦八十里皆不復由湖矣南河成案續編嘉慶十五
 年九月徐端奏寶應汛東岸廟灣王家莊地方于九
 月十四日隄身陡螿登時過水臣前往查勘該處缺
 口土隄頂寬一丈八九尺底寬八丈餘尺該處地本
 低窪一經過水分溜旁趨口門刷寬二十七丈其正
 河迤下之汜水界首一帶已形淺澀又奏查勘該處

西岸與寶應湖僅隔一隄當令該道將等一面釐堵
缺口一面勘籌回空遶湖行走之路據稟缺口迤上
之白田鋪地方可以開隄挽船入湖至迤下八里之
南窰壩仍歸運河行走可期平順臣飭令先將汜水
一帶河底淤墊處先爲趕挑以便開隄引水行船現
在督臣松筠已親駐督辦定可無虞耽滯此又因東
岸決口糧船暫繞湖行走也

又按南河成案乾隆四十二年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高晉薩載日高晉等奏西岸寶
應諸湖較低運河水面數尺擬修閘座以備水大時

分洩入湖又稱應將西隄通河港堵閉使湖水由靠
裏之二河分流入運歸江等語所奏殊未明晰寶應
諸湖在運河西岸本爲儲水之區且高堰五壩減下
之水亦必歸入湖內設遇盛漲之時不能不有所宣
洩勢必由運入江竝無徑行歸江之水今稱寶應運
河轉高于湖水大時必須洩入湖內竟似以寶應諸
湖爲運河洩水之地又云湖水由靠裏之二河分流
入運歸江則是湖水仍不得不由運入江矣何以在
寶應則河高湖低轉藉湖以納水又自何處復湖高
于運河水得以由運河而歸江其故殊未深悉或嚮

日情形卽係如此抑係近年來寶應運河獨自淤高故爲此通融遷就之計均未詳悉聲明著傳諭高晉薩載卽將淮揚一帶湖河高低形勢確切繪圖並將某處運河淺深若干丈尺及何處洩運入湖何處引湖入運以歸江之路逐一詳細黏簽據實覆奏尋奏西岸寶應諸湖周迴三百餘里湖面寬闊水勢一律相平而運口以至瓜州計高十四丈有奇北高南下勢若建瓴是以三溝閘之下不設隄防下游邵伯一帶湖河相通嚮來形勢卽係如此竝非近年遷變臣等測量寶應運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河面

高湖面一丈二尺汜水汎河水深六七尺河面高湖面六尺七寸永安汎運河水深六七尺河面高湖面五尺五寸迤下六漫閘至萬家塘一帶河面高湖面四尺五寸及二尺九寸一尺八寸不等迨至高郵一帶運河水深五六七尺河面與湖面相平唯露筋閘以下至三溝閘通湖港一帶則湖面高于河面自二寸四寸至一尺不等此高郵以上河高湖低高郵以下湖高河低之實在情形也臣等前請將三溝閘迤下通湖港一道築壩堵閉使湖水由向裏三河行走至邵伯西岸各港入運仍從金灣等閘下注歸江

其去路原未改易止令湖水從靠裏二河之鯀魚各港入運距三溝閘較遠俾三溝牯以下運河水勢不爲湖水橫衝兜阻則運河上游之水迅行于湖水歸江之路仍無阻礙至寶應西岸修建牯座之處臣等因淮揚運河縣長三百餘里遇有盛漲一綫運河下注不免壅潰查運河東岸牯座水大時下河民田形如釜底未便將河水洩入唯有西岸寶應臨湖一帶河高于湖面數尺儘可宣洩查從前原有竹絡壩三里溝滾壩及減水牯守處分洩運河有餘之水近因年久損壞是以酌請于三里溝上下修建石牯一座

以備減洩續南河成案道光五年六月兩江總督琦

善奏運河自借黃濟運以來

因道光四年冬高堰不守全淮下注清水洩枯

故借黃濟運也

河底高于上年今日一丈一二三四尺不等

兩灘積淤寬而且厚中淤如綫僅若寬溝嚮本河面

寬三四十丈者今止十餘丈至五六丈不等河底深

一丈五六尺者今止存水二三四尺並有水深不及

一尺五寸之處軍民船隻在在膠淺擁塞滿河進固

不能退亦無策濟運一壩所洩湖水雖現已漸次淤

長而水頭下注不過三寸未能建瓴暢注復委河庫

道福兆乘坐小舟赴淮安一帶沿河探量據回日面

稟情形三十餘里無不皆然在高寶以下有高郵寶應各湖接濟不至甚淺而高寶以上一百餘里之運

河則全賴洪湖之水其情形大可想見此運河淤墊

之實情也

按寶應西岸濱湖之地亦多淤成灘地南河成案續編嘉慶二十五年十一月孫玉

庭奏竊照揚河廳屬寶應汛西岸濱臨寶應湖面本係官湖嚮來水淺之處閒產菱蘆附近民人領佃完納湖租冊載湖租每年徵銀六兩一錢九分一釐百餘年來並未陞科亦無項畝確數嘉慶十六七年該處建設龍亭南密等開分洩運河漲水挾沙入湖將該處淤成灘地漸生蘆葦花利日豐該處居民生監遂互相爭估搶割並私相與典賣許控不休節經飭据淮揚道督同廳縣勘明頃畝逐一訊詳茲据勘明該處實係民佃官地並非該民人已業如仍歸民承佃不獨爭控無休且恐有私築圩岸壅遏水口之患于運道隄工均有關礙且蘆柴為河防工料所必需查葦蕩營定例產柴之地歸官採辦以給工需其不

產之處歸民人領墾照例陞科今既官地生蘆即應照葦營之例由官採辦以裕工用而節

國帑應請將該處新生灘地收回官管其灘面蘆葦長發之時既可藉以塘護風浪保衛隄工秋深刈穫又可撥工鑿歸其應完湖租銀即由河庫于柴價節省項下完納而官地歸官該民人亦永息訟端實屬一舉兩得按運河淤墊之後其時有奏請挑裏揚運河者

又有請改運道由六關至大淤尖者南河成案續編

道光五年琦善奏本年引黃濟運致運河閒段淤淺

較之往年河底墊高一丈有餘經前督臣魏元煜等

估需挑河伏查彼時運河存水不過三四尺甚至一

尺有餘大小船隻膠滯壅塞是以亟議挑濬冀利運

行乃自禦黃壩堵閉以後運河淤墊既不致復有增

高而洪湖清水現蓄至一丈二尺八寸由東清壩下注運河漸刷漸深測量水勢深處至一丈有餘淺處亦有四尺餘寸漕糧銅鉛各船尚資浮送雖河底之淤墊未能盡除而前後情形固自各異如果經費充裕時日寬閒仍當確估挑濬俾復舊規原不應僅恃目前稍有延待而臣等審度形勢再四熟商實不敢冒昧興挑轉致無益有損查裏揚運河淤墊處所計長一百餘里河身俱屬窄狹今須挑深一丈有餘則兩岸形如壁立直同甬道不能容集多人且沿河民居稠密並無隙地可以堆積淤泥必得遠道運送勢

難尅期完竣刻下江廣等省漕船雖已回空南下而運京銅船盤壩後空船南下須俟九月杪方能騰空河身如至彼時始行煞壩趕將河水耗乾一面委員逐段估計領銀興辦在在需時已值天寒土凍挑挖維艱而來年二月卽屆新漕入運此因期迫而不敢挑者一也挑濬工費約計至省亦在百萬以外爲數甚鉅明知於運河無益亦復昧心從事清夜自思負疚何地此因費多而不敢挑者二也黃水現存三丈五尺有餘較上年此時尚大二尺餘寸必得清水蓄至二丈方可敵黃正當惜水如金不使稍有耗費乃

因挑濬積淤先將運河存水掣乾俟工完之後再將
洪湖清水放入運河以爲濟漕之計則清水消耗過
多不能及早蓄足實爲可惜此于運河無益而于清
水有損者三也更可慮者欲濬運河必先堵閉東清
壩阻絕來源而後下游之水可以涸底挑辦設運河
正在挑辦而東清壩鼓開則挑工廢于半途錢糧俱
歸虛擲或壩工堅守無患而沿湖隄岸萬一水勢阻
塞刷塌旁趨無所節制運河不能容納于淮揚一帶
民田廬舍受害實多阻運誤漕更恐不無貽患此不
但無益于運河而並有損于湖運兩河者四也是月

張井等又奏湖漕受病皆由河口淤高如河口有地
可移則黃水無倒灌之虞湖水卽無多蓄之患自亦
救弊良策查黃河南岸海阜廳屬大淤尖可導射陽
湖水入黃北岸海安廳龍王廟可導北潮水入黃如
改爲漕運出入黃河之口該處係黃河尾間水性就
下不復旁趨可期不致倒灌瀕河兵民頗有主此議
者臣等卽經委員履勘茲據查得南岸由大淤尖挑
通射陽湖約長八十里北岸由龍王廟挑通北潮河
約長一百里一河兩隄尙屬無難估辦第漕船南自
六閘至大淤尖約程六百里北自龍王廟挽出中河

雙金關約程三百里較現行裏揚中河運道共計遠至六百餘里除北岸自潮河至鹽河漕船經行尚無窒礙外南岸六關以內河道經歷興化鹽城阜寧三縣其間湖蕩支河水面相連寬自數十丈至數千丈水深二三尺至七八尺兩面民田堰埂高一二三尺至七八尺並有平水入水之處水淺之處不敷浮送漕船堰堰低窄亦恐難通緯挽等語臣查北潮河原出灌河口入海今導之南入黃河則灌河口之流必須堵閉來源既旺不易施工而射陽湖爲下河各州縣溝河湖蕩歸宿之區除天妃石礎等關宜洩入海

外其東岸支河汊港分流歸海之路甚多每逢山盱啓壩減水入海下河田地尙且無不被淹今欲導該湖北入黃河則東岸分流必須一律堵閉所有行漕河道雖以湖水去路較少擡蓄較高可以不致淺澀而山陽寶應興化鹽城阜寧等縣田地恐已不免被災況該河兩面民田堰堰高者十之二三其一二三尺並平水入水者十之七八其中尙有湖蕩間隔雖欲增高培厚亦屬難以施工況六百里之長斷無如許錢糧辦理一經水勢蓄高或值山盱壩水下注則兩面堰堰盡入水中漕船經行緯挽無路是改射陽

湖爲河口既不免于病民抑且不能利運其事斷不可行道光六年八月琦善等奏竊臣潘錫恩前在淮揚道任內籌議戽水通船之法擬于裏河頭壩迤東堅築攔水大壩一道再將臨黃之鉗口壩改建草閘一座內可容船一千餘號安設水車將清水戽入內塘俟內水高于黃水一尺卽行啓閘放船以全漕四千餘號之船分作四次可以全渡共估需銀七八萬兩臣琦善當經奏明于盤壩漕糧竣事後將加運銅鉛調集數起如法試行旋據前護淮揚道富爾錦稟稱擬外高河同知萬承紀具稟佑建草閘除動用存

工正料九十二堆七分零無庸另請錢糧外實計挑河築壩購辦木值雜料需銀一萬五千五百二十餘兩其車溝等工上次估需銀一萬二千七百餘兩係備住泊漕船千號而設今旣止以銅船試行自應從省覈辦以節錢糧查西岸蓋黃壩以上灘面寬闊宜圈築水櫃車戽黃水以高就下先使澄清再爲啓堰宣放入河較之車戽清水由下而上實屬事半功倍共計挑溝築櫃及禦黃二壩新舊兩河應築攔水土壩減省銀三千六百二十餘兩又打造水車及車水夫工銀五千九百餘兩等情當卽發銀興辦于六月

初十日一律辦竣其加運兩起銅鉛亦經臣琦善先期飭調于七月初間全行齊集時因立秋以後黃水續長四尺一經戽水開壩恐有倒灌之虞是以稍爲守候茲于七月廿三日順黃壩存水三丈五尺七寸計高清水二尺三寸經臣潘錫恩督同外南廳營各官連夜加車添戽水方于二十四日寅時啓壩初啓之時內水高于外水一尺有餘跌掣甚迅自卯至巳已將演員孫琚黃中位二員領運甲申年加運兩起銅船三十九隻竝黔員文如筠宋璵惠體義徐光生四員領運丙戌年四起京鉛業將鉛筋起卸之空船

四十七隻共八十六隻全數渡黃北上毫無阻滯卽于未刻堵閉攔堰臣等伏思立法貴可常行而作事期于有備自來通漕之法惟以河運爲良規而當河流漲滿禦黃壩不開漕船卽因之中隔可見事無一勞永逸不可不籌備有方如盤運海運諸法皆以濟河運之窮在盤運事較著實而糜帑病丁難于爲繼海運行走甚爲迅速而遠涉重洋未可處常若戽水通船一法事屬創舉論者咸謂水無來源難期得力今以銅鉛船隻如法試行竟能將清水擡高一尺有餘抵禦黃流不過三兩時間已將八十餘船全行竣

渡竝無黃水涓滴內灌而覈計經費共止銀二萬五千餘兩此直較盤運爲省事而視海運爲易行此項銅鉛喫水四五尺與漕船不相上下臣等審度情形設使內塘寬大水多充盈雖不能濟渡全漕而萬一當時迫勢艱卽以尾後二三十幫藉資浮送較與借黃濟運所勝實多現已定開王營減壩將河底挑挖寬深使黃河落低清水暢出冀復河運舊規原可無事他圖但河性靡常實難保其一勞永逸旣經戽水通船試行有效似可于海運之外存此一法以期有備無患

又片奏戽水通船之事係由萬承紀如爲道此議按戽水之法卽宋人車畝助運之法

光七年二月琦善等奏前于本月初一二日渡黃四百三十四隻旋因黃水倒漾復閉禦壩原冀黃水卽日落低仍卽趕緊啓壩放船乃初九日以後又續長六寸連前共長水四尺六寸除長落相抵計消水九寸仍係黃高于清禦壩急切難啓臣等督同道將等豫爲商酌用倒塘灌放之法變通辦理先將臨黃圈堰澆築穩實以能抵禦黃水爲度啓通禦壩將幫船提進塘內挨次排泊復于禦壩以上澆築土攔壩一道使黃水不能灌進再將臨黃堰啓除浮送船隻又因清黃交匯處所淤有攔門沙埂水深不過二尺復

于臨黃堰外用柴圈做鉗壩一道逼溜刷深于十七日始得開放軍船毫無阻滯計塘内存船五百五十六隻至十八日戌刻已渡黃二百六十隻俟挽渡完竣仍當再依前法源源倒塘倘過此桃汛新河漸次掣通黃水得以落低則河口照常放船固爲萬幸設或黃水未卽落低或倒塘之法臨時又有窒礙臣等擬將在後幫船全數提齊一面先將運口上下各壩盤裹穩實補還禦黃正壩並擇要添築草壩層層鉗束引黃通運昕夕催趲連檣打放一俟軍船過竣卽迅閉禦黃壩使清水刷滌運河不致大淤查道光五年借黃濟運運河立致膠淺彼時因湖水涓滴不出黃水乘虛直入致成大患今則洪湖水患勢雖不能抵黃而尙可以注運運河有清水擎托較之全黃專灌其輕重究有區別臣等當察看水勢相度籌辦俾黃流操縱有制不任淤運淤湖而本年重運總期在大汛前掃數渡黃北上

按倒塘濟運非揚郡事以其爲現行之法故詳載之

又按李紱穆堂初稟書總河齊公覆淮揚運河劄子後云大臣任事功不必獨居害不必巧避苟有益于國與民毅然爲之而已雍正二年四月紱奉巡撫廣西之

命瀕行 陛辭蒙

天語詢及淮揚運河淤水高于城甚屬危險紱因面奏言臣昔年典試浙江往來其地留心相度若于運河之西開新河一道卽將挑河之土別築西隄而以舊河之身作爲東隄則東面有兩道隄工又中間河身淤土堅實如山可保永無潰決之患挑河築隄土方兩算事半而功倍費亦不甚鉅當蒙

恩旨褒嘉謂此策甚似有理從無言及此者爾此行路經淮徐有與總河齊蘇勒相近之地務必親與商酌如果有益民生朕不惜費臣紱欽遵

諭旨以閏四月十五日會河臣于徐州初亦欣然以爲可行第云此時湖水正盛未便量度須至冬間水落然後詳審覆奏紱旣遠赴粵西音問稀闊後聞事未舉行不知其覆奏云何也十二年春

皇上刊發硃批諭旨頒賜羣臣凡督撫劄子畱中未發者咸布昭中外乃得見河臣覆奏之章反覆省觀似于情事未合豈其慮有未周無亦離事自全畏心所阻抑或人已之見未忘以謀非已出遂寢而不用乎據稱自淮至揚運河綿長三百餘里上接洪澤下通江口由漢唐迄今歷年修防底定已久蓋千百年

相仍而不易者斯言非也中幹之山自廬鳳東行盡于揚州其南為江其北為淮揚州之南水勢南流由三岔河至瓜州以達于江揚州之北水勢北流由邵伯高郵寶應至淮安府以達于淮揚州地勢中高漢唐止開十數里以通南北之流而已自邵伯以北竝行湖中未有漕渠安得謂三百餘里皆漢唐以來千百年修防底定者哉自明萬曆十七年因湖水東溢始砌東岸石隄自邵伯至界首一千二百八十五丈五尺餘皆土隄直達于淮而西岸仍因湖水未嘗有隄惟寶應以北白馬湖流緩沙淤始築西土隄達于

窰灣間以束湖水

按高寶西岸有隄開康濟宏濟二月河已有萬曆十七年加築西土

隄非始創也稍以河渠中流空缺相通雖分仍合以千百

年本無之西隄有明創造逮今僅百六十餘年耳稍

與變通無不可者又据云河之西岸逼臨白馬寶應

界首高郵邵伯等湖上下相連水勢一望無際若于

河西另挑新河改築隄于湖水之中不但無處取土

畚鍤難施而隄工亦無站立之基則尤不然惟西臨

湖水則可挑以為河夏秋漲而冬春涸天下之湖皆

然秋汛之後湖邊涸出畚鍤興工桃汛未至而河已

成隄已立矣若湖水經冬不涸則明之西土隄何以

築哉又謂揚州府城西臨西岸上下百有餘里邨莊稠密市鎮相望無可躲避此則無庸置辨者也河西地高河東地低別開新河正自邵伯之北以至淮安若邵伯以南至于揚州原無開新河之理蓋別開新河將以保河東之低豈有別開新河以保河西之高者哉又謂運河東岸之外高寶興泰等十州縣之民田咸資灌溉倘河身一改則東岸之閘壩涵洞必皆棄廢而溝洫乾涸大妨民業若再另行創建不惟糜費千百萬帑金而且大工終難告就此亦張皇之論未嘗切實計算高寶興泰等州縣濱海沔地衆水所歸憂潦不憂旱者也又南有芒稻白塔二河北有甓社射陽大湖縱橫穿貫何憂無水開河築隄用銀不過十餘萬兩豈有費千百萬之理哉他年儻得身膺河責庶幾力成此舉以一雪斯言乎按李公此議謂漢唐止開十數里以通南北之流自邵伯以北竝行湖中未有漕渠且謂揚州之北水勢北流洞悉前代運河與今形勢不同故載于篇末焉

揚州水道記卷四終

受業儀徵吳養源校字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寫過齋校刊

運河縣亘數千里子僅記揚州抑何陋也且欲治揚州
運河不當於揚州求之必黃不入運而後揚州之運河
可治自明已來河道屢變河患已亟子區區述揚州沿
革又何裨乎自吳溝通江淮之後漢晉六朝雖有變更
然漕運略不藉此洎唐高宗後漕事歲益增多開元十
八年裴耀卿條上便宜謂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
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
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請于河口
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代宗
廣德二年劉晏領轉運使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江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
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
是裴耀卿劉晏已爲轉般之法宋人于真揚楚泗置轉
般倉殆卽效法唐人唐李翱來南錄謂二月丙辰次泗
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經
盱眙至楚州宋樓鑰北行日錄謂淮陰六十里至洪澤
前去歐家渡極淺借潮于瀆頭神欲候酉潮而申初已
應開閘張帆三十里過瀆頭又三十里至龜山以風大
不可出淮次日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渡淮至泗州李翱
謂由泗州假舟入淮是至泗州換船矣樓鑰謂到洪澤

候潮乃開閘是宋人于洪澤鎮置閘矣蓋唐宋之時淮與黃河絕遠故江淮間無河患明永樂間遷都燕京平江伯陳瑄始改運道隄管家湖鑿通清河縣南之淮河接黃河口爲運道出入然慮黃河入運不免停淤于是倣宋洪澤牘制于河口建新莊閘竝福興清江移風板閘爲五閘互相啓閉運河止許糧船鮮船應時出口都漕官遣官發籌或三五日一放船過盡口卽築塞五牘鑰匙掌于都漕口之出入監之工部其大小官民船悉由仁義等五壩車盤以出外河清江瓜儀口子有敢私擅出入者罪至重夫平江雖爲直達之法而必嚴其啓閉之制者蓋慮閘制不嚴黃必敗運也其後官民厭車盤之艱一皆由閘而閘制遂隳黃水日以浸灌此非平江之過也然平江自爲其巧而欲衆人之安于拙其勢必不可得今淮身淤墊日甚策治河者能做唐宋轉般之法使黃自黃而淮自淮任拙而不任巧河患庶有瘳乎余謝之曰余揚人也僅記揚事而已他未遑論也客退余因述作書之緣起而竝記與客問答之語以爲後序道光戊戌四月朔儀徵劉文洪識



